



靜
心
圖
書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七

銘

高才卿靜菴銘

靜

靜

靜

火陽根陰水陰根陽動靜互相體用以章
周流貫徹無迹無將其在人焉勿助勿忘
方其靜也物生而蒙湛然未發乃所謂中
及其動時維由斯衷匪譽匪交爾病余惘
執靜而求靜而無靜執動以觀淵乎有定
陽上為艮在下為震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物之對峙理固云然蓋必體立用乃有行
人生一靜性命於天感物而動好惡形焉
聖人主靜以立人極學者匪靜時保天則



至日閉關非一絕物所主寂然天以識
主之柰何其惟敬乎事物未交存養弗渝
隨所發用者體自如謂不然者義文我誣

計祖孟存耕堂銘

吾鄉計祖孟甫秉心端靖克世厥家期有
以遺子孫者采摭古語名堂曰存耕而屬
余為銘銘曰

人以一心成位履載虛靈明徹萬化之會
厥初維何有生彼同無町無畦克周莫窮
為間不用若彼濯濯未嘗有材胡為萌孽
夜旦所息不足以存居之而餒矧裕後昆
介然用之存存弗失既蕪荼蓼勿使能殖
我耘我耜干耦澤澤匪今斯今自古孔碩

匪碩而家厥施孔博凡我同宇于倉于箱
存耕之義其究在茲式昭斯銘無斁而思

何仲敏介軒銘

靜虛則明惟明故通吾觀諸豫雷出地中
莫靜匪地莫震匪雷靜而無靜神氣有開
人居動中以動為境即動觀動胡能有定
如石之介斯止其所靜極而動沛乎莫禦
坤立其體石象其質豫之為義以是為吉
其吉維何知幾之微其知維何敬以主之
主之弗渝動靜一如謂是介者其庶幾乎
牟節叟子才存齋銘

人之一心虛靈公溥中天地立以奠廣宇
氣化流行陰陽寒暑職職并區芸芸同宇

或飛或躍或散或聚發見在彼吾若無與
有觸吾前謔然呈露而有至近飲食男女
習矣不察行矣不著是無顯微存不存故
存之柰何以敬為主勿正勿忘勿長勿助
在立則見無行不氏與吾非能之嘗事斯
語敢述所聞以告節甫
潼川于克實節甫不欺堂銘
毋謂不知莫余之堵人將視已帝實臨女
所以古人不見是懼敢告于君力事斯語
潼川運司新建懷咨堂銘
維天生民羣植並鷲作之君師用奕厥庶
大夫卿士牧長殷輔陬維挈持細大具舉
皇猶惕茲嗟遠士女爾忱弗屬彼鬱誰想

卷三

肆命使臣衆蹙是顛禮樂之光赫赫載
臣拜稽首榮不益懼圖惟斯酬爰夜厥慮
孰施而理孰蔽而教孰後孰先孰若孰否
孰爲無告未就理所孰爲不臧怡我憲度
蚤夜以懷庶無爽侮乃咨乃度下仕于處
于邑于野忠信是與懷而不咨亦孔之固
咨匪其人明甚於瞽既陳既咨罔有遺諸
朝發諸心夕振其部王澤國章有輝于下
豈惟使臣君都美譽視披沾沾寵利云詡
縣疲弩矢郡避繡斧是將夸榮抵赫童孺
下使不佞嘗事斯語揭名斯堂職念其居
謂莫余覲上帝臨女

潼川府新城銘

嘉定十二年春眉山李侯被命守
潼夏四月庚午興元禁旅爲亂批
利閔擣果遂將闕潼川永嘉曹君
奉使按刑盛守備以待侯聞變疾
趨候既領州益大修武備威聲外
憺賊不涉境秋七月庚子賊平乃
建治城隍且包牛峯移西溪爲久
遠計俾來以圖屬臨邛魏了翁爲
之銘銘曰
若昔生民戎戢同宇維辟奉天綏爰九上
經猷立極陳軌設度體天之險等威以
叙因地之宜溝封以固猶慮有欲不相保
聚彘矢取睽門拆取豫俾居無執而害有

易四

禦然後禮義教化有錯我猷爾迪爾感我
顛爾之惘疎則我鞠苦茲忱弗屬世壞倫
數大綱既失衆目隨蠹蚩蚩赤子莫爾煥
咻上怙其彊則下怨怒上安於弱則下違
拒極於叔季末大不舉有開真人爰審厥
御諸鎮內屬廷紳外補如幹後枝如腓從
股事權雖削財力猶故承平日久歸猷
武准盜濮寇西戎北虜乘間伺虛宣驕用
侮維時羣公爲郡國慮然而猶有城郭兵
伍迺自金陵讀周官誤剗肉艾膚以啗胷
腑郡鮮餘財民無留賦寧復念亂徒藉徽
土矧中興後張弓未紆國瑜於和民耗於
賂壞喋弗坏窳藉弗顧雖遇小偷甕蟻井

卷之五十七

四

躬彼封疆臣無所於訴携持負任繼屬道
路肯於狄難效死弗去士恃常心匪城是
阻况棄其常守在乎楚蜀之巨屏如益梓
部益城弗葺多歷年所比因創難始議吳
堵梓非無城鞠於水許侯吳侯王侯沈侯
許元豐訖今績用亦著人心弗同前作後
沮或修或否靡屆靡究况城之南殷彼牛
首如薄而登如俯而取方時寧晏未睹其
咎卒然有戎委柄授手斤斤李侯我事孔
疚維時膚使同德相友迺弘綱迺審薄
厚迺上事期迺均地守迺揀迺築迺削迺
甃迺祛其西繹彼大阜如滂帝牲如麗辰
牲維南有闔屹如登豆維西有溪繚如篆

惟伯謨父惟是訓之依

江陽集

表兄高南叔以規矩名堂魏某爲之

銘曰

規圓矩方制器之具人之絜量奚取於矩
矩生於規地之體數半矩爲宣丈方爲堵
車輿垣室皆於是取人以一心成位載覆
充周範圍貫徹今古存之爲忠推之爲恕
已有不欲亦人所惡以我所惡事上使下
一膜之外即分爾女是以古人以身爲度
舉一反三瞻前知後譬諸大辰既正于夏
則春爲龍秋蛇冬虎日之北至日在南斗
四時夜旦皆可逆數雖天之高不出句股

况我同類諸精二五既云一本安有異慮
所惡勿施所欲與聚是心所加縱橫仰俯
公平正大無一闕處浩乎六合何憂何懼
伯也名堂嘗事斯語我銘中之式穀來者
存菴銘為張點誄之作
眇然一心形骸之內貫通古今包括維大
居而父兄出而公卿內而夫婦外而友生
日用飲食于墻于羨出入起居于前于後
誠之斯存隨事耿光旦晝雖枯實未嘗亡
漢存雅樂周存奠彝所謂存者常常在茲
張君敬哉爾心爾知爾不自存我銘奚為
焚之為義或勞或謹莫知字始相承為訓

勞則勿逸謹則勿失敬哉爾室毋曰不覲

恕齋銘為師遇厚卿作

聖門之學推忠則恕參賜假軻習察行著
然而義於文已具中心如心見於傳注
人物之生職職同字是心之靈貫上徹下
參前著後窮今亘古放之則準絜之則矩
無適不同以一本故人或不仁喪我權度
徇已所欲施人所惡既非如心紛擾百慮
遇也念茲反覆參顧毋為空言心感形喻

顧齋銘

潼川嚴師夔過予江陽孜孜焉教學而審
問與之語氣聽神受將以研覈理道釋回
矯徧惟君子之歸非若世之剽竊語言為

詳世誣民計也嘗從容言曰昔者吾摘中
庸語名吾齋廬曰顧夫子其為我銘之嗚
呼斯為學之大端也子曷敢辭銘曰
仲尼之道博大如天仰高而鑽堅似不可
企及然而其言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
焉夫事父事君與施諸兄弟朋友之間此
庸德庸言耳而仲尼自名以發於詞子思
不諱以著於篇人謂德愈盛則詞愈謙豈
知知愈明則言愈艱言之艱則言必顧行
知之明則行必顧言謂顧者何詩之乃眷
西顧書之開厥顧天反求孰察周覽還觀
蓋反覆而視後引果敢而直前嗚呼子韶
其尚勉旃以衆人之所易而仲尼之所難

彭城陳如愚愚齋銘

聖門之學貴知賤愚而陳氏子以名其庚
如愚不愚與聖為一愚而不移則氏之疾
中庸教人是疾不痊則百不勇以及於千
陳君念於退省其私勇於克之明以為期
虞退夫不敬和堂銘

肅雍和鳴先生是聽以詩人以肅敬雍和
形樂之聲而記人推之曰夫敬與和何事
不行蓋操心而存則體安而氣明閑家而
威則分定而志平位官臨民而肅則上下
有序而交致其情先儒常記敬者禮之所
以立和者樂之所由生雖則云然有主有
賓敬存於志慮則和見於氣形尚敬之哉

以徵我銘

臨江彭應龍省齋銘

朝京集

孔門弟子道師之言而有子之後曾子繼
馬曾以守約為事異乎諸子之淪於偏其
施諸人必以察諸己其盡諸已又以察諸
人有一毫之未合斯恬靜而辱身嗚呼以
其所以卒能任聖賢之重歸父母之全苟
有志於是者其視茲而勉旃

合州楊醇三勿齋銘

浩然之氣生於策義未嘗知義則義外不
廉於心則氣餒必有所事焉勿正心以豫
待然勿正之敬則忘而廢既勿忘之又將
有助長之害其朝益而暮習廢身體而心

會吾非能之粗識共槩以告來陽生相與
砥勤而無怠

江萬里子遠古心堂銘

人心之靈神明所舍至近而遠至微而著
毋云不觀萬目做睹毋自菲布可舜可禹
往古靡前來今靡後今吾子遠有聞于愈
乃以古心扁諸環堵古前之今今後之古
先民與我異宙同宇氣有堯淳俗有堯
而古今是二天下勉我江君天實厚女
毋問於予請不諸慮

曾三異無疑歸全菴銘

曾君無疑為百歲君衣朕祖訓歸全名廬
抑所謂全非苟全軀人物之生一本萬殊

仁義忠信自生與俱物物備具無欠無餘
我居廣居我位正位我行大涂百年一日
乃知免夫譬諸有國弗終是虞豈惟兢兢
懼失一夫大訓大王允戈河圖有一弗備
猶忝厥初譬諸農夫全付有家彊賦室垣
有稟弗畬有第弗除得為孝乎或疑亦全
愛及髮膚則舍生者不得全與可任可已
可生可死不辱其身不虧其骸苟得正焉
斯為全矣魯子之孝戰陳無避樊侯保身
彊禦不畏謂茲不然託訓私己則干逢非
而孔張是大史了翁特發斯義以告無疑
以儆同志

當塗辛欽夫克承孰菴銘 渠陽集

荊州辛侯以孰名菴臨邛魏某發所以
為孰之義而系之銘曰
其耕澤澤其達驛驛陰陽既索我黍我麥
其釋叟叟其炎浮浮水火既交我酒我羞
自生而成俱謂之孰而於其間迭為見伏
黍耒而實麥仰而祭酒漿以氣穀羞以形
四時之宜九獻之節升降後先皆從其朔
蓋所謂孰陽反歸根陽伏而實陰見而文
人物之生其本則一能者養之歛華就實
其不能者與氣盛衰不躁而戾則柔而圯
是謂不孰剛柔胥失辛侯念茲以孰名室
惟侯之資則厚且夷而能善養如耨如炊
剛柔節適乃底成德我銘不誣日用飲食

莆田陳師道宿克齋銘

性命之原純乎天德有氣有形則感於物
喜怒哀樂臭味聲色雖感而動乃性之欲
以命節性罔匪天則徇欲而流斯為蠢賊
人心天理以出彼入勝負之幾間不容髮是
以先民示人用力威爰剛柔無過不及左
申孔訓以勝為克顏事四物則克之目有
能於以隨事察識如陽排陰外消內息黃
宮既孚其卦為復在初即仁二此為吉其
端甚微其流不測式昭斯銘勉勉無斁

靖州李升父登升齋銘

地中生木日夜所息聖人觀象以明順德
盈天地間一降一騰道無孤立獨以言升

巽卦剛中坤陰柔外有本有文乃升之義
萬物反身復命於身由真而九為利為亨
生道不窮所立有本於戒而進於盈而反
人一於升貪高驚遠本之則無升極乃因
所以聖人命曰冥升而云所利不息之真
人能知以主以剛實真元相生何有限極
中庸之未凡八引詩愈歛愈約天德之歸
聖賢垂訓貴若草木我申以義以勸謹獨
衡陽李希肯齋銘

衡陽李希名齋曰無暴棄而請予書之

予請更名曰肯齋又繫之銘曰

人生師教人所同然而有父師所不能傳
壁口之蓄室子播子堂子而弗肯彼自肺腸

學乎為己仁乎由己或聖或在一念攸始
嗟嗟李君不自暴棄我銘肯齋庸庸爾志

高瞻叔敬身堂銘

劉文節公嘗為吾表兄高瞻叔名堂曰悅
親書之又詩之既事與志違瞻兄奉用
孔曾子語更曰敬身以述劉義某為之

銘曰

陽健陰順躰性相成子於父母同氣異形
終風之嘯陟怙之行以感彼應山夷鍾鳴
是以古人跬步弗忘事君必忠居處必莊
臨陣必勇取友必良髮膚之未猶懼毀傷
矧受之親五事五常毋問窮達與親在亡
秋毫弗盡即奉厥生豈待辱身始遺惡名

卷十二

魯子之敬子思之誠孟子之守孔訓益明
嗟我小子風聞于兄還以贈之為堂之銘

湘鄉趙縣尉典肆茅齋銘

茅之為物可菹可蓄可簪可屏可包可束
堅剛潔白君子之屬肆占宮室編茅架木
土階簡簡清廟肅肅侯直分社農絢東屋
上下同然儉而易足匪惟著儉抑亦觀德
於泰象陽於詩比玉瓦葺之分考工所無
迨其沅散文題刻楠去潔尚華煥剛從欲
適君之居澗泉之目章泉之詩古義是篤
睹名知訓我銘維服

清湘滕景重處厚己齋銘

人之一心至一不貳所居廣居所位正位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爾性爾命何開人事
古之學者蓄德精義各致厥止夫豈有為
雖云善身所以善世舍曰為人孰非為己
毫釐之差厥繆千里氣盈徇節氣衰徇利
氣暴必安氣柔恥異爾性爾命而人作止
焉哉滕君念茲已久我銘申之贊善扶志

湘鄉蕭定夫佐師友堂銘

湘鄉蕭定夫佐以書來曰佐之外祖
王父黎君明師事文定胡公建炎間
避地荆門外王父為室廬具器幣往
迎之胡氏莫居南嶺實助乎以佐之
先人事五峯先生與張宣公為同門
友佐繇是亦獲拜宣公下長沙宣公

授以居敬一言又十有五載朱文公

師事湖湘佐又從受學以進德修業

請問文公不彼而幸教焉歲月惓惓

大懼無以延續師傅永負先志嘗哀

粹胡公父子及宣公文公手蹟築室

以貯之凡為一堂二內建安真公為

文題識佐摘其語名堂曰師友以請

于吾子既辱書之又摘宣公語名二

內曰居散進德雖然不得一言無以

務來者余以學未能信謝焉而請至

五六乃為之銘曰

在二之義曰君父師大倫有五朋友終之
父生毋育而君所司兄弟夫婦凡皆天

彼師與友若弗是倫孝敬弟順賴茲以存
是知師友亦命于天尚論世交必觀師傳古
之師者傳道喻德爲己之功極於成物其
次專門如漢授經末流之故僅擬金籙其
次愈降習浮承陋詞華之趨科目之誘其
下胥失求爲人師雖官學校循格計資况
於朋友亦罕古誼相酌以文相監以利人
開周子師道復明至於中興世載其英前
授後承不越居敬謹厥攸居則德之進勉
哉定夫允踐所聞毋使往帖徒爲空文

金華邵曾習齋銘

邵曾名齋以習臨叩魏某爲之銘曰
人而不學自暴自棄學而不習不有諸已

其習維何洒掃進退起居飲食天事非事
是在魯論群言之首邵生敬茲如酌孔取
番陽許槩曾齋銘

大虛無形月星無光大明照之儀象乃章
朝東夕西夏南冬北標準四遊網維八極
是孳孳者誰實使之入有明德而不自知
謂莫余覲不謹闇室謂姪可已自棄自盡
况以是心方之大明瞻前靡聞垂後有光
被日而明有室斯晦而心無時貫徹內外
乾離同位垂象示人我猶摸繪以告許君
或云四上以晉爲厲晉而不已夷傷乃至
晉極而傷蓋以位稱不息之真何厭乎升
湘中萬伯宗宗大允齋銘

湘中萬伯宗宗大名所居之室曰允齋而屬予銘銘曰

朋友謹習於義為大聖人觀象奚取於允
西澤相對衆水之匯孚實在中和柔處外
同氣相感朝滋莫滌如人相觀匪命匪誨
筋骸之束肌膚之會漸摩不已晬面盎背
萬君名室克自儆厲我銘申之尚毅同志

清湘蔣成父公順一齋銘

蔣君築室命之曰一原一之初冲漠無迹
其物不貳其生不測兩儀其感五行異墳
於交用六而著用七卦八玄九河圖則十
引而伸之時萬時億而以一者流行不息
職芸芸各一大極驗之人心虔靈湛寂

五行之端五性之實必有事焉不顯不覿
是戒是懼靡徐靡亟致用之原皆由以出
始於尚網終反天德蔣君敬之一在爾室
真知實踐亶亶無斁

渠陽唐吉佑之敬義堂銘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雖此而言有主有配
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即事常存至壹不貳
內躰既直清明純粹施諸君臣父子兄弟
仁民愛物各正其位唯直故方非敬無義
聖經賢傳已約而備然非實見如食知味
非篤行之如跣視地言之雖似未睹其是
我非曰能而嘗從事敢告唐生而輔厥志

臨江蕭應祥遺經堂銘

黃金滿籬不如一經鄒魯諺語本無足爭
獨嗟是邦聖人所居曾幾何時流風蔑如
漢室之初猶有魯生歛名遠跡不為利行
乃自中世立經設科上誘下趨民散俗訛
公孫弘後儒相十一齊魯假儒居其六七
如志青紫如陳車馬亦號大儒皆出齊魯
近聖人居近聖人世淪胥已爾他不暇計
况所謂金敗家亡身糞壤下若而經是倫
蕭君作室榜以遺經聖賢森列爛如日星
萬世雖後聖賢同心有為若是匪今斯今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七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八

字說

高不器字說

吾兄高瞻叔冠其子斯道字之曰不器而
屬余發其義夫道與器固有形而上下之
辨實則未嘗相離也而學記乃曰大道不
器則道器各有可離邪陰陽盪摩而五行
異質四時異氣以形而下者也而無聲無
臭所以為序散屈信之始則形而上者固
豈得而離乎以其在人也得乎天之理以
為性則形而上者也得乎天之氣以為生
則形而下者也惟根乎理為仁義禮智則

無有不善氣聚成形有陰陽剛柔之偏則
於是乃有善不善形焉為嚴毅為幹固者
剛也為矯訐為強暴亦剛也為巽順為慈
惠者柔也為懦弱為佞邪亦柔也彼剛柔
而不善殆沽濫苦窳之器無所用之也未
其善者乃猶未免於可器焉然則雖夷吾
之治子貢之達而其用有窮與其充之以
至於不可器也充之柰何凡囿於氣填而
不知返諸德性安於功利而不知本於道
誼玩於文采而不知約於義理凡此者豈
但可器而已中庸之末凡八引詩自衣錦
尚綱不愧屋漏充之至於無倫擬無聲臭
而後為篤恭之極功斯道年少初學雖未

可驟語以以然聖賢之學先後本末如坎
斯道所當知之以為入德進道之序期無
負吾凡冠字之意云

不妄字說

兄子高斯得本名斯信故吾兄字之曰不
妄言斯之未能信則不敢妄謂自信也竇
慶元年更名斯得補博士弟子員紹定二
年舉進士甲科授文林郎利州監察推官
過我于靖一日從容問予曰夫名以制義
字以配名今更名則夫字也改諸已乎予
曰幼名冠字所以共天命而視父志由周
以來未之有改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諸
侯大夫之更名者僅有楚二君趙鞅夫皆

有為而然外矣則雖臣同於君亦不知避
乃若字之有改則又所罕見如叔向而又
云叔譽子產而又云子美以莫可改雖然
攷諸義亦協雖毋改焉可也且合乾震而
為無妄乾之剛自外來而為震之主於內
初九實當之其文曰無妄往吉其象曰無
妄之往得志也夫以陽變陰以剛立柔以
實主虛以天用人以純乎天地之動至誠
而不妄者也是惟不動動則得其所願故
程氏傳曰誠之於物無不能動以之脩身
則身正以之治事則得其理以之臨人則
人感而化無所往而不得其志也嗚呼若
是者使有一毫之妄疇爾邪揚子雲謂處

仁宅由義路正禮服明智燭執信符君子
不動動斯得矣亦西意之推然而無妄之
繇彖交象更相發明自一卦之強而言則
往乃有妄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自六爻
之主而言則以無妄之道而動故曰往吉
而得志別文中義凡以貫動靜之幾微發
誠明之分際其示學者復性之要闊遠而
切近不若子雲之混而無別也斯得歸試
以白其大人相與審訶焉

虞退夫字說

離國虞牾親迎于靖閭奚字曰昔者名茲
吾伯父字以義夫迨更今名則仍故字也
每惟古人名字未嘗不相覆蓋為我易之

予請易以退夫退夫請其義予曰先之爲
字從之從人今曰二先則有二人並進之
象故字書釋之曰進而衛氏元包於蹇於
鼎皆有是義夫樂於進而感於退者人之
常情也而不知天下之理一進一退實相
爲用焉以八卦言之坤生震之一陽則退
者進乾生巽之一陰則進者退故易中凡
言進退者必巽躡而大壯上六則震震巽
之反也以進退之相爲用者也然以一歲
言之自冬之中及春之分以陽進之半也
於是火山於卯南而農事起至於夏至則
極矣火昏中而暑退退則陽化爲柔而成
萬物自夏之中及秋之分以陰進之半也

於是火伏於酉北而農功畢至於冬至則
極矣火旦中而寒退退則陰變爲剛而生
萬物推坎則天地之功用皆起於退蓋不
退則無以爲進而銳於進焉祗所以爲退
耳退夫曰陰陽剛柔之大分吾既得而聞
命矣其在人焉何如其爲力也曰志與血
氣相爲進退義理與物欲相爲進退今夫
念山慾澤趨者成市而能祈車屯輪視之
如仇名揚利區張袂成雲而能回慮却顧
棄之如遺人見其退然若無能吾見其進
而未已也不寧維是夜之漏刻當退五商
以裨於晝是退者常少而進者常多也陽
化爲柔則日銷月鑠陰變爲剛則旦異夕

殊是退者用半而進者用全也使人之於血氣於物慾苟有夫然勇退之意則日銷月鑠於彼而志也義也已且異力殊於以是又不止相為進退而已耳退夫舍然曰敢不敬事斯語乃次第其說以予之

李季相字說

嘉定十五年予被命造朝道武昌眉山李公制捆上游修通家之好見其二子而謂予曰鏐未之字也予曰名受之父母字受之實予何足以知以蓋鏐金之美者乃為公賦械樸之乱公曰宜以相字之後數年予以言事遷靖馮君去疾以字說寄予亦既識其事發其義夫又數年予歸自靖季

相攜馮說過予曰願為我申之子每疑相之為質未有所本而毛鄭以來相承為然意者天道流行各正性命則純一不貳者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則得於氣感者乃有昏明粹駁之異既云氣感則於是相之名蓋相近於質而不同質以形言相以氣言涉於氣形則於是聖而因念則為狂矣愚而百倍其能則為明矣今公之所以字其子則曰以金玉之相也季相膺是字而味是訓也其必思金玉其身去其昏且駁而就其明且粹矣欲明且粹其必由學乎學所以明內外輕重之辨也學則知是身之至貴而入之爵人之執也凡儻來而

可去者一毫不我加也學則知理義之真
樂而人之文繡人之膏梁凡不義而得非
道而求者皆非安且吉也季相其能審乎
以則為無負乃翁之訓因其歸也書以贈
之

楊志南字說

揚楚望名其子應已字以志南過子曰居
曰子為我述其義予嘗讀毛氏詩如似續
妣祖毛氏訓似為嗣矣一變也而鄭氏讀
如已午之已謂已成其宗廟孔氏釋之曰
謂廟當已地以二爻也孔氏又引於穆不
已以證已午之已蓋毛公嘗謂孟軻氏之
昆弟曰仲子學詩於子思又學於軻而讀

為於穆不似則是子思孟子時已與已通
予考之漢志亦曰已成於已然則不惟似
嗣一訓而又與已已名四而實一又其文
象蛇不知世所謂相屬者始於何時而制
字之始已有之矣又所未喻也故久不能
措一詞而楚望遣應已來言于瀘俾從余
讀焉說予告之曰陽氣之生始于子終于
已已居六陽之極已而不變則窮故進位
乎南而陰陽相錯萬物相見然後文明之
化成故以正歲言之物之始生蒼龍在寅
朱鳥在巳自餘五位亦皆隨天而改而推
其致用則蒼龍自卯以後火見而民出火
朱鳥自午而後陰交而物見離餘位皆然

而天地之運屈信盪摩靡有終極然則以
已爲已乃所以爲不已也易象曰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嗚呼天地四方君子之
所有事也而可以斯須已乎志南勉之必
答揚而父之訓

中之椅之樟字說

嘉定二年春余適舟拔史伯學二子袖文
以過余詞采雋明嚮趨近正余固期之後
三年余又過其里二子又辱臨馬進而與
之語則曰今願竊有請也兄弟初名奇章
所爲從立者蓋摘諸先訓少長而吾父又
欲託諸椅桐豫樟之義字各從木曰之椅
曰之樟命之名久矣而未肯以字也昔者

已已之會常受察於子焉敢惟昔也請余
曰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先儒謂貴其所以
爲成人而不敢名故命以字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十有二人而已字
烏可易也而以屬諸余何哉二子固以請
則字椅曰有儀樟曰有本而爲之說曰其
桐其椅其實離也豈第君子莫不令儀詩
人之歌湛露也楓柙豫樟柝欄枸柳擢本
千尋垂蔭萬畝詞人之賦吳都也椅桐美
才也其質厚故其實蕃亦猶豈第君子德
盛仁熟故蔚然有儀之可象耳豫樟亦美
木也其本大故其蔭廣本之則無且不能
疵其身尚垂蔭云乎哉二者雖其立言之

各有攸託然合而說之其旨則一是以古
之君子不願乎其外思天之所以予我者
而篤信自修純躰實踐逮其真積力久也
則粹於面盎於背莫不有威儀之則出乎
身加乎民莫不有本末之序二子其歸而
求之謹其所脩內美者故能有儀蔭廣者
由其有本皆非可幸而致襲而取也二子
於余既一再見矣余知子審矣其自今爾
見子則冀子之有以不墜吾言也

戴立本字仁夫說

某被命南迂涉綏寧境戴令翻見其子立
本問奚字曰仁夫明年令滿成之靖請辭
仁夫侍側謁余字義余語之曰學之道莫

大於求仁仁本我有而惡乎求之孩提之
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
其兄也是理也至切至近而人由之不知
也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
本與其示人可謂切近釋者曰先能事父
兄然後仁道可大成程子慮不達者誤謂
孝弟乃仁之本又疑孝弟與仁異躰則
敝之曰孝弟是仁之一事謂行仁自孝弟
始其義滋亦曉然嗚呼仁夫其無以他求
其亦內反諸心凡家庭屋漏之隱日用飲
食之近隨事而著皆是物也是本既立矣
日引月長其油然而生也庸可已乎書曰

宅心知訓為至仁夫其尚懋敬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九

跋

跋李德文勿齋四箴

先生之微言垂諸世者多矣成都李德文甫獨摘是四條為勿齋箴既以自敬勒石以廣其傳學者誠能以其言之不同而識盡當反覆究玩為其入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而至於聖賢無難也

跋六安縣尉顧士龍詩卷

開禧初正余以職事課諸生射於右庠或挽石五弓神色閑雅若無意於射中而未

嘗有虛錄者或挽不及而汗顏掉腕其
發不能以三十步者或既取其大引不能
滿而易其次者又易其下者齊量之淺深
氣格之高下毫末不能以強余方舍然有
感於為文之法顧為同僚語會顧六安以
一編詩求跋因為書目前所見以贈顧君
今能挽強笑其必如無意於射者而後止
也

跋向侍郎子誥拘張邦 家屬檄藁

靖康末吳 莫儔王時雍徐秉哲以偽楚
叛園城中士大夫負國賣降者行若狗彘
固不足深教而其論奏之詳死節之著凡
有功於反正者班班史冊及今 檄藁

諸賢叙述為詳不用贅贊老槍陳議甚偉
亦顯然在人耳目或又謂出於馬時中是
亨仁之手則人未可以以盡沒其是也惟
是以外如時中於槍陷虜後排日以後辟
事申邦昌魏擗不徐師川挂冠以去至
以昌奴其婢虹縣尉徐端益不拜偽赦堂
吏張思聰亦首建反正之議皆能以一節
自著者則往往史所未載人不能盡詳因
以檄藁之末以見自昔雖極敵大壞所
謂天彝人紀則未嘗一日間斷也

跋二蘇送宋彭州迎視二親詩

開禧二年秋余以待養不便由館職丐漢
嘉以歸明年春僅至蜀口聞逆曦之變倉

卒議還荊州盡違始願會新安慶守趙景
魯亦歸自西和即約與俱見其二子焉其
一巖叟也自蜀中得二蘇公送宋彭州詩
真蹟及諸賢題識袖以相視方塵沙昧日
岷峨悽愴而余留滯南服白雲眇邈何當
負弩前驅平反加飡如彭川之樂也覽詩
慨然

跋吏尚書由與任千載書後

今嘉定通守任君當尊韓用事由西充
丞考瀘川貢士發策後漢五鳳事頗切時
任君踈遠小吏何預朝廷未議亦非
有貴直要譽特發於中心之不能已者而
鷹犬於韓者遂欲摘以爲奇貨幾爲所

評擊黃公二由時作秩宗亟爲林解得
又有以風方伯者藐然孤蹤豈禁以摧折
雖卒無他而臺府觀望莫敢寄名雷霆以
相級引者由以仕落落不耦其詳在黃公
書尺及諸賢序引題識之文余不復贅云
而獨於缺蓋有感於天理之不可已者蓋氣
教屈伸之變人事昏明之感天下治忽
之機常必由之以猶陰陽晝夜一長則一
消不能獨無者雖然其所以主張是者則
未嘗一日無也節之詩尹氏以太師秉國
釣方茂惡怨正莫敢戲談周大夫既誦言
之而其亂曰家父則誦以究王訕巷伯之
詩彼譖人者方幡幡其詞好好其容寺人

既深詆之而其亂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
詩中譏刺之詩率多微婉詞義隱匿姓名
至於自扶其人甘於抵冒忌諱如以類絕
少以其時考之以何時也而是理卒不可
泯漢唐以來殺戮竄流之禍至施諸士夫
夫而以言罪者相望國朝以仁厚遇士
士生其間遇所當言不間親疎故也而新
法之議緼述之議和戎之議皆柄臣以威
力劫而行之屏逐異已擴搜史事羅織口
詩箋注詩文告訐書牘考諸道策題擬舉
人文字搜遠方亭館亦云極矣而禁防愈
密公於觸犯者愈衆人之惡不善如惡惡
臭凡皆實理之不能自欺者况祖宗德

澤溷濡非一朝之積及其隱於心而不自
知其不可而言之也雖刁鋸昂鑊在前亦
奚暇恤哉任君同時被指摘者一在閩一
在廣地之相去也各數千里而不謀同心
以何可以入力殄滅者余嘗孰復究玩蓋
以是自信任君幸毋以自足得位得時事
有大於此者任君其勉之

跋房氏清白堂記

吾友張季可袖房氏清白堂記過余於里
舍曰房君納粟得官辭而後受諸賢嘗爲
題識矣更欲得余一言余罔然不知所對
則謂曰輸財辭爵卜式嘗爲之矣而論者
謂非人情輸財受爵崔烈嘗爲之矣而論

者反嫌銅臭是非混然則將何以處此季
可其為我以矣復于清白堂主人而復以
語我

跋丹稜彭君墓誌銘

丹稜彭百川始欲以紹熙之元葬其親于
墓之左其宗人洋川通守亘嘗為之銘尋
率於陰陽拘畏之說乃改卜逮嘉定之二
年十二月壬午蔡始食月日既與銘牴牾
俾予識其末嗚呼自義理不執封禪大事
乃盡操之巫史鴻生學士豈無尚論古制
習聞儒先者而人所共疑稍獨異則紛然
以為是闕於人情徃徃以緩者為審速者
為簡彭君之葬自庚戌迄今一為所怵動
至二十年亦以不敢獨異耳彭君飭身嗜
學守老布葦百川之通瞻當有以卒其志
者

跋南軒與坐忘居士房公帖

自義理不執士不知有為己之學喪志於
記誦疲質於文采乃且沾沾自喜以為是
射名干利之具流風益遠頽俗莫返而坐
忘居士房君生長西南獨能不徇於傍旁
庶博取以求其會心有未釋亦不敢有愛
丁言將以究詰其疑圖為真是之歸今南
軒遺墨謂其後于流俗謂其剝去華飭謂
其白首守道凜然如霜松雪竹者嗚呼其
賢矣乎因歸其所與南軒往來書尺于其

孫興卿而嘆美之不置也附姓名其後

跋宋常丞德之送行詳後序

嘉泰末余入為孝官時柄臣擅朝將卜年

士氣日削陰侯風指者已密陳開邊之議

一日朱青為沴大陰犯權未旬日北內門

鴟尾及省部相第灾宰相僕被奔都亭驛

翌日上避殿徹膳詔百官上封事余時與

李仲衍范少才趙全道先生同在孝省李

范及余大槩謂今爵及輿隸擁移主上趙

所言數事亦切時病余忘之矣而宋君時

編摩宥府謂離為火為甲兵坎為水為月

為盜為隱伏故火失其性亦氣見濫炎起

則憂在甲兵之事水失其性太陰失度犯

權則憂在隱伏之盜識者魁之是歲汭邊

帥守始盡易武臣吳職既久在西岳皇甫

斌在襄漢郭倪李爽在兩淮悉總兵民之

任識者憂之而未有陳說者宋君又索言

之次謂乞置四川類補試使蜀上得補入

大孝次謂蜀帥權重宜及今防微杜漸宋

君既對余適以職事見宰相謂余曰宋編

修既言蜀帥權重而又欲蜀宰得擬賢關

余覘其詞色方悞不平退即為宋君言之

宋矚知廟論不合力請去執政有留之者

俾丞承常涉春再請乃得去方是時朝

與余既相繼去國時事大變宋所言甲兵
武帥等事至是皆驗可不謂識慮過人矣
乎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臚或哲或
謀或爾或艾天下未有有陰無陽有小人
無君子之時故又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
敗譬之泉也苟疏而通之雖有淤腐可賴
以免徒知壅閉蔽塞無所分別則淤日以
甚清者亦與俱敗耳慶元嘉泰開禧之間
而猶知以理也賢者尚可以少安於位以
相與扶世建俗大綱雖失亦須能抹其半
竟蹈淪胥之戒使生靈受其禍而賢者徒
以知言名於時可勝嘆夫後二年 朝廷
改元更化余被 命將造 朝宋君以諸

公乙丑送行詩墨本見寄因以所見題其
後云

跋思濛史氏遺安堂記

萬物之生洪纖鉅細各得其所分人惟率吾
性素其位慊於中之則無入而不自得否
則雖焉不能以自安冕服春秋諸侯之所
易也而不出於天子之命則不安緇錦民
生日用之常也而衣食於三年之喪則不
安晉武公必請諸天子之使宰我必問諸
夫子使意所欲為居之而安奚以請問為
也人之情至於繚繞覆護皆非天理之正
然驗天理之正則莫切於此儻於是而有
得焉則浩然天地之間死生利害之變舉

不足以易吾守况其餘乎史君以遺安堂
記相示用述安之為義識其後云

跋眉人王慶長辯蜀都賦

後唐張不立嘗為詩曰朝廷不用憂巴俗
稱霸何曾是蜀人人以為名言至本
朝張次公序蜀檮杌天覺送凌戡歸蜀大
抵亦皆為蜀人辯數者也忠義固臣子之
常分知不知庸何恤蜀人之大節表表
在人亦豈狂圖者之所能測三子者之誤
亦不洪矣故不若東溪辯蜀都賦蓋不專
為蜀辯將以發左思抑蜀黜吳借魏諷晉
功於名教也士之生蜀者其自今
宜知所愛重毋使後人辯今猶昔焉

跋虞丞相帖

右雍忠肅公所與彭山楊公民極來往帖
也首帖所謂已抵大安候公案到結局便
行王總卿除宣諭蓋公紹興三十二年由
西掖夏官宣諭川陝秋九月辛亥乃以外
府卿四川總領財賦王之望代之次帖所
謂當塗分攜後不旬日赴闕下又不旬日
走萬里九月抵漢上蓋隆興元年春公與
時宰迂以敷學知當塗六月由當塗召還
甲申歲復除夏官宣諭京湖也所謂虜帥
以書約和朝廷以洪同知書報之蓋是
歲七月乙未金人統軍統石烈志寧致書
于三省密院謂舊歲貢如約則止九月已

及朔上命同知密院洪遵答書言海泗唐
鄧等州事在正隆渝盟之後我未遣使之
前至於歲幣則兩淮彫殘之餘未能充數
今遣密院計議官盧仲賢等至軍前詳議
書末所謂大而有理者即與書也公與王
瞻叔為代雖知時論弗合而於瞻叔蓋未
始隙也公又嘗薦之於上前未幾乃與葉
審言共擠公及公召還王又疑公必相仇
報凡所以毀公者日至於朝後又與王
以公差皇甫倜知信陽軍中公後又力
棄地奉讎之說合鄙以軋公及張忠獻公
至是所謂大而有理之約亦不復然矣某
嘗閱公奏疏有之望怨臣不已不知臣實

未嘗於陛下之前朝廷之上百僚之間
出一言一字以短之望者今觀其帖乃與
其交友私書亦謂王總卿為宣諭川秦之
福公之所以稱瞻叔蓋若坎及尔如貫諒
下我知嘗三復蘇暴之事為之嘆息

跋明道先生和康節打車吟真蹟

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為巢由繼後
塵三幣未回伊尹志萬鍾難換子
輿負且因老藏千古已占西軒
度十春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
是打車人

邵氏子嘗以康節先生墓石屬筆於明道
先生久而未得其說步于庭中忽躍然曰

吾得之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乃書之
曰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及學
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
陰陽之消長以達手萬物之變然後顏然
其順浩然其歸而寔後遂以安且成三字
終一篇之大指嗚呼論康節者多矣而未
有親切的確如斯言者也學者之觀是詩
誠能以是參焉而知以打率自謂非一於
遜以經綸答賦非一於通然後二先生之
心可識而學者亦有所據依也同時倡疇
者如富文忠王懿恪文忠烈司馬文正及
洛中時賢皆有詩明道獨賦二詩今所得
真蹟惟後一首而前詩俄空焉究玩聲書
於百數十年之後猶足以興起頑懦况於親
炙之者乎

跋文忠烈公真蹟

右潞忠烈公三帖皆元祐初公以師垣便
章軍國時也帖所謂腹疾則元年九月也
公以是久在告不克陪宗祀時年八十一
得疾稍間而筆力適勁若此且其詞氣謙
厚惟恐失一士之心衛武之詩曰抑柳威
儀維德之隅矧其隅而有諸中者可知矣
後一帖雖史牘而緘封乃公花書唐人初
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為私記故弭花
書如常陟五雲體是也國朝大老亦多以
名為押而圈其下今其可考者如趙清獻

王文公皆然而熙寧間至有花書盡作捲
之語益可推見今併存以幅以識前輩典
刑云

跋祖澤之龍學帖

右祖澤之所與李才元帖也才元之入乃
裕陵東記至教其去喪之日而虛記注以
待而擇之之出則以王介甫誣治其移金
借酒事至責散官以去昔熙寧初也故今
第一第二帖才元方赴闕供職而擇之已
榜舟出門擇之雖出高幸才元之入也居
無何才元以草介甫制多訓敕語忤介甫
力請去裕陵固留之三年乃以論青苗法
繳李定詞連拄介甫明年竟出知汝州人
主急於求賢而大臣果於嫉善若此嗚呼
吾乃今知大臣喜怒之過於人主也中帖
所謂才元府推未知才元為京屬在何時
也當者

跋蔣魯密學帖

右樞密直學士蔣堂希魯二詩前時遂翁
者迺公自號也元厚之賦淮漕司庭檜詩
有孤根還是遂翁移之語即指公也少愚
則白雲張氏字也公再守抗白雲自蜀遊
抗道舊賦詩情思藹然而筆畫勁直有法
尤為可寶傳謂公備寮遇事不少屈好學
工文詞尤者作詩而伊川程子記蜀時亦
稱公損邊樂毀淫祠脩府舍三事觀其蓋

可想見其爲人矣或曰之二詩蓋裝背失
次後詩當在前乃白雲留杭日面故書名
前詩當在後乃白雲去杭後寄往故稱私
號亦未知然否

跋鮮于子駿帖

公字子駿閬中人終于集賢備撰知陳州
裕陵稱其文學司馬文正公稱其政事蘇
文忠公稱其詞章泰山孫先生稱其經術
公之爲人大畧可觀矣今觀其帖雖游戲
翰墨而大要使人內觀返照以求其在已
者學者循是而有得焉則知此詩不但爲
紀老設也

跋河東轉運王紫陌虜後家書

有謂于余者曰寓雅之百大戚里王萬葉
余進而揖之曰雅人安有戚里者邪曰我
駙馬晉卿之後以靖康避地至此我從祖
慈爲河東漕既擊于虜數萬家訃今真蹟
尚存且屬余書其後嗚呼靖康之禍烈矣
欽廟爲第九世即位之年當本朝一百
六十六年抑所謂陽九百六者乎大原之
歸職方景後而最先失帥臣張孝純及轉
運公盡力守城凡九閱月卒與城俱陷其
特張克猷晉死于汾霍安國死于懷之一
人尚得獨生或曰凌乎漢烏取諸曰不然
矢盡道窮俛首于虜謂凌可也 不忘君父
志在復還陵烏乎然虜既歛我盟載父愆

有志莫遂自肖厥像遺其子孫以示必死
以其心鑿如白日陵鳥乎然余嘗反復公
之心畫雖惜其不死而重矜其區區之心
故書之以慰其子孫之思云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九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

跋

跋武連湯尉檄

嘉定六年夏五月甲子余過劍門有得武
連尉湯君丁卯檄稿以相示者陳義開偉
讀之慨然因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蓋氣
數屈信之變人事昏明之感所不能免也
而使斯人猶有所馮依以自立者則以天
彝人紀未嘗一日間斷耳晉侯不安於自製
之服冕更始愧汗於盛陳之節衛劉仁恭
慙於自有之旌節彼盜賊小人懷姦怙亂
蓋陷溺之深者其心術猶能時時發見本

朝數巨寇其馮阻作昏如益如具如邕如
睦其挾虜以叛如昌如豫如曦莫不有死
難反正之臣雖然是受任典職者耳而奮
自布衣無尺寸之柄獨以區區之筆舌扶
植人心如湯君者豈不益可尚哉為我寄
聲謝之毋矜焉而畫也毋撓焉而折也毋
不見知焉而措也士所當為蓋不止此湯
君自重勉之

跋張于湖念奴嬌詞真蹟

張于湖有英姿奇氣著之湖湘間未為不
遇洞庭所賦在集中最為傑特方其汲江
酌斗賓客萬象時詎知世間有紫微青瑣
哉余客唐安湖上計孟甫袖以見訪是日

八月既望後此者蓋四十有七年矣擁卷
太息書而歸之

跋唐恭愍公遺墨十一月五日

自善有扶難而從容就義如劉仲攬傳公
梅張德祥霍安國李清卿及今唐忠愍公
為死節之著者其次則蔣興祖死于陽武
張維死于隆德朱昭死于震威鄭許朱友
恭死于涇原其次則有忍死于虜而卒能
自明者蓋又不可勝數民雖靡靡或哲或
謀或蕭或艾自昔雖大壞孔亂此理蓋不
可與之俱殄也或曰如恭愍及傳公晦親
在可以死乎曰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戰陳
無勇虧體辱身以羞其親而猥曰吾將為

親屈也是擇義不精跋前疐後鮮有不失其正者也烏足與論二公之心

黃得印 寄 送 虞 永 康 剛 簡 赴 石

詩

嘉定二年豫章黃公被命帥成都詔曰
蜀軍民利病吏治臧否咸得驛聞明年公
至蜀即以三士聞于朝知黎州何侯惠彥
知永康虞侯剛簡潼川通守楊侯洪也而
公於三人則未嘗有一日之雅左右之容
也人謂是與寔光前聞先是制置使到官
有所謂歲薦者必放詔旨而安撫司則
未有前比也至是虞何皆召揚德陞等郡
指揮虞侯以松計不便嘗欲控辭而親友

咸謂於義無當乃謀以單車就道未行之
數日黃公自為詩以送之未及就藁屬部
使者有言詔予祿祠暇日公之僚屬得公
所為詩藁以示虞侯侯請勒諸樂石以毋
忘知己而未有識其顛末者會某亦罷廣
漢道成都乃以屬筆某因推公之詩所謂
才高真俊快世隘多疑忌等語方其屬思
時蓋未知有此也而所言已若此公之識
高慮遠且藹然有贈言愛德之義真不可
企及哉詩云雖曰匪予既作爾歌請以足
復于侯而識諸篇末

先生孩書謝公今看王輔嗣胡先生王介
政金堂謝氏所藏伊川程氏真蹟

甫三家易人謂先生惟是之從無所偏倚
故也然嘗觀楊遵道所錄先生語則蓋亦
有說焉且其所錄亦曰如素未讀易不曉
文義且須看王胡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
熟誦然後却有用心處審此乃是要從三
家尋繹文義文義既熟然後能優柔厭飲
以至於泮然怡然水釋理鮮本非謂易至
三家而備又非以尋繹文義為是也不察
惟是先生平生功夫准在易傳異時門人
求之弗得極於寢疾乃始以授尹彥明張
思叔而曰只說得七分且更自勉究嗚呼
由三家之文義以觀先王之書亦幾無餘
蘊者矣而深藏固卻不得已而後出且猶

以七分言之其所以望於學者之真知實
得者為何如讀此帖者誠能以是致思焉
而後知先生所以勉謝公之意

跋閻中蒲氏所藏石范文三家墨蹟
石才翁才氣豪贍范德孺資稟端重文與
可操韻清逸世之品藻人物者固有是論
矣今觀其心畫各如其為人昔人所謂心
正則筆正渠不信矣夫

跋蘇文忠墨蹟

歐陽公之司貢也疑蘇公為曾南豐實之
第二然南豐時在得中公初不知也及蘇
公司貢則不惟遺其門入雖故人之子亦
例在所遺觀其與李方叔詩及今蒲氏所

藏之帖若將愧之者然終不以一時之愧
易萬世之所甚愧此先正行己之大方也
使士大夫常懷歐公之疑而負蘇公之愧
古道其庶幾乎

跋樂子仁新爲洪雅王甲作壽樂堂

記

君子三樂之目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
人所共欲也而有命焉曰樂得天不英才
而教育之則人未可以驕致也惟仰不愧
於天俯不忤於人則在人者皆可自得而自
勉今王氏四世一家以壽樂名其堂吾友
樂子仁嘗爲記之而屬予書其榜夫所謂
有命者既得而有之矢所可自勉者王君

其亦懋敬之哉

跋蘇氏帖

蘇氏翰墨其散落人間者何可勝計而揚
氏與三先生爲比鄰所蓄尤夥且可信不
誣今觀少公帖所謂與家兄同住京則熙
寧一年所遣也時長公判官告院少公爲
將例司檢詳帖又謂少公已改差陳州教
授則三年所遣也其字跡與中年以後極
不相類乃知前輩於小學猶進進不已况
其大者乎聞楊氏所儲尚多其晚年既貴
尤篤於故舊之義此尤當令後生輩見之
也新陽安別駕宋希古以是軸轉似敬題
其後而歸諸楊氏其謹護之

跋任諫議伯雨帖

忠敏公以元符三年冬十月為左正言未
及半載論事凡百有八疏明年建中靖國
之春三月以忤曾布罷言職為度支郎又
兩口出知魏州五月至魏以後猶言事不
置乃詔送吏部明年改崇寧十月除名勤
停編置通州又明年正月與陳瑩中龔夬
和鄒志完馬子才張才叔陳純益江民表
諸公凡十有三人同時得罪公獨遠徙昌
化又運捕其子下吏三年入黨籍四年以
星故內徙道州大觀之明年又以救自便
乃歸通州今怡中所謂戊子即自便之年
而寄食海墘即指通州也其跋康公諫章

所謂前年過長沙即內徙之年為古則常
稱史安民也共惟微考始初清明登顯衆
正布叙在取凡一時元凶雖慝如章蔡諸
人悉從竄徙天下以為小宗此徽
考初志也曾布與韓師朴並相布扶私患
失一為趙挺之所誤稍與韓暎而劉洵武
愛莫助之圖進孽京由是復用布將援京
以助己排韓不知京進而亦斥去矣以
徽考之初志合衆君子以扶持之且不能
以或建中靖國暮年之已一小人乘間抵
嚙引用非人遂能博勢人主為崇觀政宣
以貽後日無窮之禍所謂一言喪邦一人
債國吁其可用矣夫

跋陳思王帖

按隋秘府所藏有魏黃初篇其書至唐初已忘莫知為何等書也以類推之如子建之遺文在當時固多有存亡者奚獨鵠爵等賦云乎唐太宗出雋府金幣致天下古本命魏元成及虞褚定其真偽篇各有印以貞觀為文今鵠爵賦及贈王仲宣詩皆有此印疑為唐秘府所藏矣亡何遽為武氏子暗澤所得良為可惜最後有在逮業文房而後歸之淳休張氏蓋幾於屢厄而僅脫者一縑素之傳固亦有幸不幸哉今自隋煬帝至浮休居士所題其為帖凡五雖乏精神頗多態度或疑贗偽或謂臨

模固亦在疑信間然跡其所由來則源流固自可考今歲于新普安史君任公之家嘉定八年春王正月臨邛魏某得與寓目

跋傳諫議帖

帖

胡明府所藏傳公詩帖今十有四年矣公為人剛方有守嘗為諫官以直道不容今觀其賢勞於使事至其亂有蹈危舍伏念念不忘君之意公之盛心於以畧可見云

跋虞公雍兄文折虜使奏劄

折虜使奏劄

開禧元年虜遣使趙之傑賀來年正旦以十二月二十有七日見于紫宸殿容止倨慢持國書遠巡立若將要上為起者閣門

覺其意奪書以進之傑益怫不平贊拜復
端立不動公卿以下倉皇未知所出先是
了翁任成都日於忠肅公之孫某獲闕公
乾道折虜使奏劄竊所嘆異每以墨本自
隨至是以館職班裏見退至殿廡偶聞慢
使頗類前事迺以誦言于朝而在列之士
亦冀速達轉相口語少選則聞平章軍國
事韓侂胄忽遂前奏請駕還內殆如乾道
故事繼有旨更以正旦朝見故事越二日
使介三節人俱遊天竺寺謂之出山尋命
寢罷鄧友龍時以夕即館客尚慮之傑反
覆牒議正旦朝見儀凡一再往僅報云來
日翟行折身又所賜菡茶不受某聞其辭

意尚涉驕蹇遂以公奏劄墨本達諸春官
侍郎李公壁將轉致于宰輔由是諸公始
曉然知其事然聞侂胄猶謂此謝開之之
為不知開之秉政尚後此十餘年也越翼
日某因從三館取會要實錄國史聖政日
曆諸書徧加披閱於忠肅公折天錫事或
無所載或畧及之率與趙文定公所書抵
牾實錄則又削去問起居事仍書垂拱
殿賜茶酒茶酒未嘗設也又書知閣門事
王抃上言云云詔明日引使人朝見乃以專
美於抃而抃詞止議受書之儀復與此不
合於是乎不覺撫然歎曰夷夏之分此非小
故也而史之闕顧若此况自吾有狄難為

所憑陵厥非一日東都之儀北使進書跪
於殿下內侍啓書宰執受讀而後使人升
殿長跪傳道虜酋之語問主人起居事軀
蓋若此迨紹興速於和戎乃始過自貶損至
廷論固爭僅使秦檜攝冢宰受書雖謂善
於權宜而慢書悖使名稱不正屈辱已甚
今不堪復言矣至采石之役虜氣甚索首
遣信使于我昉用釣敵之禮然後威令復
振朝廷以尊公所諭遣王抃使人之詞
謂問起居事行之又將十年正指采石以
後也然則采石之功於國家所補豈淺上
者在廷之臣和戰異議既未能乘機以復
境土而所幸通使自彼則操縱抑揚惟我

實制由是將盡還東都之舊亦無難者而
高忠建之來責臣禮請土疆逐使之論乃
謂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二
三時賢爭之不勝故其所裁損僅十有四
事耳視南渡之初固已差強人意較東都
之舊則尚多餘憾且忠建之登進國書也
猶不肯用新儀陳文恭公康伯雖能折之
以誼然猶是館伴掣其書乃得進呈誠未
有若乾道七年之最爲得軀者也太史氏
所當書以詔來世而於俄空焉况自
乾道辛卯距開禧乙丑不過三十有五年
使某所得公之墨本偶不在篋笥問則諸
公但謂前有陳長婦而後有謝開之曾不

知虜用敵禮于我昉于采石折北之餘以
緊誰之功而因受制使虜氣撓折國威
用信如趙文定前後所云其事亦未有
以如於公之者或以文獻不足無所考
證其有能言之者或僅出於區區壘壘之
小臣可嘆也王抃嘗為公傳諭虜使然則
并蓋周旋其間而身履目擊者也淳熙八
年去此未為遠也而比使魏正吉蕭梅來
賀正且要人主起受書如舊儀人主難之
方改日引見抃於前事豈遽忘之耶乃徑
許使人明日以舊儀見以獨何哉雖然彼
武夫小人自有肺腸不足道也而當時惟
趙忠定公以從臣爭幸輔之臣授館之使

然其英姿傑氣有非筆墨所能管攝者則
無問大小一也

跋山谷與揚君全詩帖真蹟

右二詩一帖筆意清贍與世所藏者絕異
蓋元符三年所作公晚年書也後以者五
年而公下世公嘗自謂年衰病侵百事不
進惟覺書倍增勝前輩進學之功雖於書
翰餘事猶然今藏於楊氏之孫齊矣余同
年友也嘉定九年春二月携以過余於梓
州因書其後

跋東坡次韻王晉卿乞花詩真蹟

東坡元豐詩獄鞠其所以往來者凡二十
有四人而首及王駙車蓋取其一時語言

煇煉文致幾以抵於大僂元日元祐召還
而見又與駙車往來視昔忘替此雖小事亦
足以見公素守不以禍福利害動其心也

跋丹淵墨竹詩帖

右墨竹二幅行草三幅皆迥迥文湖用乃
李致堯筆也雙魚印為時雍二字圓印文
為致堯而方印則云李大醉墨致堯臨之
長子故自謂李大致堯早以書畫名於時
元符初黃魯直在戎州致堯嘗從乞書黃
甚予之距元祐四年蓋十年耳其後為尚
書郎馮澥書奏疏由是被遇為書學博士
云

跋東坡辭免中書崇善人真蹟

元祐垂簾凡熙豐法令有不便於民者罷
之惟恐諸公但知目前事勢不得不爾然
議之則曰是以子改父也從而闢之則又
曰以毋變子與皆非真識事軀者惟坡公
訓詞獨能推本於神考欲為而未能之意
文寬夫范堯夫韓子華孫和甫安厚之去
公所草詔皆以先朝付託為詞而用揚
元素陳彥叔李邦直呂穆仲唐義問之詞
亦卷卷於先帝之約束温文正公以議
新法不合去終元豐不起而臨奠之文曰
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呂惠卿被
遇神考致位宰席其南遷之詞亦曰此
先皇帝之意至於熙寧宰相之卒不過曰

方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亦未嘗深
詆之也今觀公辭官之奏始歸美於神考
其詞氣和平而不對也其識慮深長而有
託也使時賢而皆知以意也豈不足以章
先志而弭後憂矧神考固嘗流涕於二
后之請憤惋於安上門之圖慟哭於永樂
城之敗凡即於元祐諸賢者又未嘗不知
之特當時未有將順而正救之者耳其曰
受先朝之知雖宣仁亦嘗言之公非姑
爲是詞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一

跋

題趙侍郎公頌帖後

米南宮心畫高妙不肯爲他人下筆獨爲
劉巨濟書此詩後儀趙公才思詳華雖見
之餘事者類絕人遠甚亦爲米公臨此帖
前輩高懷曠度雖一技一能樂取諸人不
必皆自己出也米帖今刻諸括蒼宅趙
帖今藏諸成都貢士郭之章家郭之先君
子嘗事趙公云

跋南軒所與李季允真帖

南軒先生受學于五峯胡子久而後得見

猶未與之言也泣涕而請僅令思忠清未
得為仁之理蓋往返數四而後予之前輩
所以成就後學不肯易其言若此故得其
說者啓發於憤悱之餘知則真知行則篤
行卒能以學問名世有非俗儒尺寸口耳
之比今帖所謂無急於成乃先生以其所
以教於人者數人耳

政 高宗付吳玠凡事密奏宸翰

淮西之變乃紹興七年秋八月戊戌以九
月壬申以後詔書也涪王始為涇原都監
張忠獻公處置川陝寔拔為統制官明
擢永興軍帥由是受任數有克捷上既
魏公以知涪上魏公戕以罪去嘗為所薦

引者皆不獲自安上謂宰臣趙鼎曰頃
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凡所
薦引不問才否一特罷黜以非所以愛惜
人才而厚風俗矧如涪王固魏公之所拔
邈在遠外上慮其不獲安也迺詔使得專
達君臣之情亡所壅底若此用能崎嶇戎
馬間蒙犯巖險卒以弘濟大難紹開中興
也

跋 遂寧傅氏所藏濂溪伊川真蹟

蜀 雖 僻 左 而 先 正 大 儒 如 濂 溪 周 先 生 河
南 二 程 先 生 皆 嘗 不 鄙 而 幸 臨 之 今 其 遺
墨 多 在 蜀 而 了 翁 偶 獲 窺 見 者 如 濂 溪 先
生 帖 伊 川 先 生 手 刺 則 遂 寧 傅 氏 各 藏 其 一

而濮陽度周卿所藏程刺亦得之傅氏也
伊川先生帖則金堂謝氏有之明道先生
帖則余得其一焉乃和邵子打乖吟後一
章也三先生始在蜀時所聞未彰而蜀人
從之者已衆矣誦其詩讀其書且猶以未
足也得其隻辭斷冊猶寶之不置至貽之
子孫不敢失墜今三先生之書滿天下而
學士大夫不知好之有好之矣審思而篤
行之者蓋鮮而抗之為高遠妍之為艱澁
或託之以為銜鬻之媒者往往而是吁可
嘆也

題劉左史光相所書潼川陳荷之母
任氏墓銘

潼川陳荷袖以其母任氏之墓屬銘于起
居劉公公前後四仕于潼習其族世土風
故紀載乎實可傳世示後昔人之葬求之
天下名能文辭者必曰是其死不為辱而
名永長存况公端人也其言滋可信荷也
持是有以葬云

跋胡文靖公晉臣橄攬詩真蹟

無味之味至味也乃五行之太極也鹹苦
酸辛甘則五行之所作也皆五味之一也
然其間所謂甘者在天為濕在地為土在
色為黃在音為宮則甘於四者猶得為味
之中也故茶不如菘也菹不如飴也毒藥
不如嘉穀也芋節不如甘節也龍逢比干

不知臯夔授契也然則撒攬之以苦見取
何也謂其變之正者也崔嵬諫臣心憂主
無一偽世固有持是而不見錄者多矣三
復是詩而有感焉

故孟蜀斷憑

凡前代之遺編斷簡苟嗜古者皆知好之
亦有事雖墳而以久見貴者且王孟之
在蜀也何起井蛙甕鷃視於建之世莫獨
能爲之厲禁其厚於前人之意猶可槩見
於以以知秉彛之不可珍戒雖紀網大壞
之時而猶然也伯起藏書至以亦可謂好
古博雅也矣

跋山谷所書香山七德舞

黃太史得書之變者今以帖又因觀海怪
圖以發其趣故視他書尤更沈着痛快然
不出其氏名稱號豈猶有所勤於戴純師
邪以詩舊本子夜作天子今來作爾來治
定作理定以子夜對辰日則今本爲是惟
廿有九廿有五以字書及秦漢銘文證之
只當作一字讀今乃併二字爲一成六言
其偶然邪今藏于資中李氏誠爲可寶云
跋胡知院與季溥注來書帖
首帖以貧賤憂虞爲乞劑以撫事不及占
人自歎以前輩進學功夫也餘帖亦皆平
實有味因知世道汗溥雖汗牘之間率爲
諛說不情之言是持數十年間事耳

跋楊參議只家書後

資中楊侯東叔自涪陵罷歸携其先君子
參議公手澤以示余爲之慨然曰甚諫許
風聞言事以本先朝良法美意也然既
務博採故一時有譖人之詞得以乘間切
售者且歐陽公一世大儒也而一再以閨
門事得竒謗故最後公自列之疏謂臣苟
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
至冤神考亦曰豈有啟人大惡便以風
聞爲託卒正其事嗚呼楊侯東叔其亦處
於大惡至冤之未明者乎茹而不言則所
加之詞乃蓋載不容之惡也抑窮辨而力
白之則風聞之地無可辨之理然則將何

以自明也昔者唐人柳珪遷右拾遺而蕭
傲諸人謂其不能事父封還詔書其父仲
郢訴之曰謂珪冒處諫職則可謂不孝則
誣夫謂珪爲不孝而父謂人言爲誣使
仲郢而偶不逮見也珪將得爲全人乎今
楊氏之謗不若仲郢不幸而偶不逮見矣
故未有以明也然亦幸而手澤歷歷若存
也玩其詞蓋兼之以教愛訕也揚侯持是
惻而詳盡極天下之真情者也揚侯持是
以立於世也其亦無覲矣乎雖然已事無
可復言所謂勇於從而順令者今固無及
矣若躄受而歸全則侯尚勉之以復于親
以信于人

跋揚司理德輔之父紀問辯曆

易言學聚問辯寬居仁行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大要惟一問字最是喫緊蓋好學之人既有以備事物之理括古今之宜苟不得所疑而問之則將紛紛膠固無以發其思而進於真知真見之地雖欲行之惡得而行諸吾鄉揚君為問辯曆以質諸師此最得為學之要後生初學然自是耻於扣問者視此亦可以少警矣里人魏某書而歸諸其子德輔嗚呼其未用享勿替

題普慈馮惟一率錢建貢院疏後

普於東蜀為士大夫郡而未有貢士之宮

誠為闕典然普之公私財力則反出諸郡下故繕營之費亡所從出只如劉先遠冠類試前所未有職風化者表而出之是以建一門閭遂致歛民而給用幾以啓訟然則工役之不可輕議蓋如此馮生盍為我持是以白郡侯物土賦文慮材計庸屬役於某人取財於其所俟成規畧定乃以控于諸臺是時提學司當首議給助為諸臺倡時不可失生其念之哉

政邵康節逢春詩

先生妙極道數從容於義理之會雖形諸餘事無尚精粗莫非實理秦漢以來諸儒鮮能及之此所謂豪傑之士也陵陽牟君

鉉得其所書逢春詩嘗以遺臨印魏某辭
不敢有仍書而歸諸

送呂正獻公繳進興龍節虜使例外

送土物奏葉

元祐初政以文忠烈平章軍國重事司馬
文正呂正獻為左右丞諸賢為執政文正既
忠肅韓門下王右丞諸賢為執政文正既
卒正獻獨為右揆者幾一年有大遼使耶
律拱辰韓之來則正獻為右揆時也
儀百辟參錯顯序者皆若人也虜人聞之
不謂中國有人乎方物之獻度軼常比亦
足以見尊賢尚德之風行乎蠻貊於斯時
也遼夏納真鬼章即擒交趾效順不以有

人矣乎詩曰無斃維人四方其訓之嗚呼
盛哉

改韓持國帖

韓持國以元祐元年五月為門下侍郎明
年七月壬戌以與范榮公爭論刑名事口
陳其過而不具文字由是罷政分司南京
是時路忘烈公平章軍國而申正獻公獨
相今帖中所謂僕射相公者蓋指正獻也
編劄至謂奏劾臣僚既無明文何異姦諂
正獻遂累章力爭中批之詞猶厲則復引
近比進擬越三日甲子乃有大資政鄧州
之命然猶用前責詞暨正獻再請及於使
殿反覆敷陳越八月辛未然後命詞臣蘇

文定以均迄為詞前輩之於氣類愛護保
全不得請不已非所以合鄙締交也非所
以揚已取名也為事體惜也為人主心術
憲也為國家留賢也其言田皇帝春秋方
富正賴太皇太后訓以仁義之道調平喜
怒以復仁祖之政正獻誠心於此可見而
宣仁亦委折從之不以為行不如是不足
以為元祐猶與休哉

跋何丞相家所藏 欽宗御書

嗚呼靖康之狄難始於熙豐成於紹聖極
於宣和迨欽廟倉黃即祚則事已不可為
矣明年改元猶欲勉自支持內則募兵以
為禦外則奉幣以求成皆不可得則土疆
帝跡至是亦無所吝矣事勢若此乃始罷
唐格而相何鼎與正如晉侯之疾晏安佚
樂以成之蓋非一日迨二堅子者已偃守
其膏肓攻之不可連之不及且召鑿緩而
視之雖百錢何為徒承二子之一笑耳而
况未必緩者乎所幸康王霸府之議首發
於何公宋之中興繫一語是賴他日虜營
易代之議公亦持不可卒以不食而死之
二者不猶愈終無可以自贖者乎蔡京操
持天下五十年及禍亂之成乃得保首領
以沒 欽廟即祚十有四日而虜薄城下
尋以北遷何公為相數月而逢辰百罹殞
命朔漠天之憂憂殆不可曉蟻虱臣了翁

後此九十年伏讀宸翰謹拜手稽首書于
下方繼以賈淳云

又跋

柳之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
備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
古所謂詰爾戎兵者不過如矣今國家間
暇及是時不以之圖而護疾忌醫一旦潰
裂四出乃始坏城郭驅市人繕戎器以為
守禦之計割土地輸金帛質女子以幸和
好之成內矣破齟齬不醉于中國罽及鬼方
猶為國家有人乎自中興以訖于今日又
四為和議所誤而用事者每恃以以為固
三後獻陵宸翰為之流涕太息恭書其

後

跋鄭忠穆公家問遺事

叙南守鄭君繼道以其大父忠穆公手澤
及遺事一編建炎復辟記屬了翁識其未
了翁於先正行義年蓋嘗譜而為善矣故
於其所歷亦竊幸有聞焉方二凶論其黨
建請堊諫章既露名付外蓋以是恐唱言
者公獨於以時連枉其罪又請于太母乞
降付三省以示二凶如寺久孟子作為此
詩家文所誦以究王訟皆著其姓字于詩
之亂無所顧忌此人所難能也東朝辛卯
詔善以肅聖為皇太弟明受為皇太姪公
復留百官班爭之既不果則請朝獨對建

又與王庭秀上疏力爭又與宰執同對策前
又乞召庭秀雖以太母欲改令睿聖總領
兵馬公猶不謂然太母又令至都堂則朱
藏一顏夷仲路公弼張連明諸公皆在裁
一於青囊出群臣所上書示公公與庭秀
力陳昨日詔書不可宣於外此猶曰君以
五日時事豈爭此名位邪必欲行由公卒
爭之故乙巳制書亟止前詔公之所陳雖
未盡行然正論不泯亦足以興起人心此
又人所難能也今諸書所載乃尚有踈畧
如前一事蓋公抗凶焰於方張不制之衝
諸書乃不書賊黨首乞莖章露名事故無
以見公犯難不顧之意後一事蓋公起人

心於繚繞四五之際諸書乃不書一日而
再三對又至都堂與宰執爭辯事雖實錄
中書亦不詳故無以見此既實為復辟之
張本二者最是人所難能及事之要切者
姑託所聞以備放失

跋 高宗賜吳玠招納關陝流亡御

嘉定十一年春王正月虜出我不意分道
入寇沁遼降附之民嘗為疆吏所逼至是
致忿於我反為虜資據險因糧王師數戰
不利伏讀 思陵宸翰有以仰窺深識遠
取之萬分謹拜手稽首書于下方為萬世
鑒

題山谷安樂山留題後

徽祖始初清明登巔衆正叔用廢棄之人
於黃太史有復朝奉知舒州之命元符三
年冬十二月發戎州明年建中之春正月
過安樂山留題蓋自熙豐以後僅有元祐
數年之治調停紹述之說起矣紹聖以後
僅有元符之末建中之初未及菁穡而愛
莫助之之圖進孽京用矣治之日少而亂
之日多乃若此也安樂山之游雲霧晦冥
將出山而晚霖豈天地之間一氣之運亦
多慘少舒而人之所歷亦多遠寡偶每每
若此邪

題米南宮帖

本朝以書名家者至黃太史米儀曹各得
書法之變自成一家未易優劣呈獻兼二
者而有之可謂奇遇但今米帖閒有弱筆
乃不逮黃句也

跋張存之行狀

余友張孝謙將葬其先府君持事狀求銘
余幼侍諸父即習聞壽安二張氏之賢蓋
府君與其季巴西明府也今願有迷焉以
米昭府君之令德而儼在憂服其請也不
敢曰可徒嘆夫世以升沉窮達論士如府
君者即其狀所云則自夫誠身悅親以至
信乎朋友蓋人之大端君也固已純躰而
篤踐焉又能推其所得筆而爲書以淑其

子孫然則雖扶是以窮不一施而死詐知
其中固有不與窮俱死不與死俱實者乎
孝謙持是有以葬矣

跋李文簡公手記李揆等十事

李文簡公所記多京檜時事雖得諸所聞
者適若此然大抵平世事罕所佚遺惟事
在柄臣則未有不憚史官而嫉記者故是
非毀譽鮮不失實率閱歲歷時而後其事
浸明自唐許李以至近世王蔡秦韓皆莫
不然也且裕陵一朝大典既為群小所澳汨
雖紹興更定差勝諸本而其間詆姒謾調
之詞終有刊落未盡其後紹述之議雖行
於紹聖而實昉乎元祐之末至紹興重脩

脩泰陵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
叅取玉牒日曆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
興後事亦是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為
踈畧小人終日為不善皇恤乎人言惟於
傳世詒後之書則必求以過絕而竄移之
此其良心之不可蝕者不知聞見於時人
而筆削於家乘野錄者父兄子弟姻戚友
朋閒轉相傳習便如申伏之口制竇之心
盖有不與秦火俱燼者也公平生記聞當
不止是若更加搜攬而哀粹焉豈特有補
於史氏之缺亦足以為後來茂惡慙正者
之儆云

跋司馬文正帖

申正獻長於溫文正公一歲此帖往來時
申年六十有七此溫所以兄之也嗚呼人
才以黨論故送為憤興古人選于衆聽于
國人旁蒐而渴用焉猶慮弗給後世俗薄
世壞人才鮮少尚乃蕃休代進一則常以
一半置在閒散故才不周於用次則久閒
者多君子而小人固不久於閒也三則棄
之於聰明未衰之日而用之於老疾交至
之時四則小人敗壞國家浸不可支然後
以君子持之小人常居其逸而幸免君子
常處其難而受責五則送為消長進退如
人數更疾病元氣不如耗傷拊二老之事
而嘆千載間君臣相尋於一轍也

政宋龍學帖

呂正獻公居家簡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
度又得焦伯強之剛方以訓諸子而戚姻
間則宋次道范純甫諸公其雅所尊禮則
二程兄弟與孫石諸儒先也觀善之功若
此宜有三希克大其家又以遺其諸孫至
今不墜云

跋劉御史述帖

劉公為雜端論張文定不當參政事王懿恪
不當使宣徽滕章敏為中司無所建明及
王文公專令中司舉薦公又以為非是且
其語并侵宣靖同列如劉公王錢安道既
謫監當公為之倡得禍宜不輕微馬范二

老力揅之則奚止九江之行嗚呼許以風聞而無官長此先朝任臺諫舊制今劉公不肯承望宰執雖於臺長不惟無所關白也又從而併擊之真可畏而仰哉介甫既開其端後來之柄國者又為介甫所不敢者矣

跋黃太史帖

前輩謫居類為州縣長吏所不禮甚者恫疑虛喝或又從而加害焉太史居黔中守貳曹伯達張茂宗既善遇之雖一掾曹亦致蔬笋之饋風味良不殘矣承望要人者觀此寧不知作云

跋馬御史涓帖

元符諫官多賢者亦多所奏論而臺中則雖陳當時一人獨多馬公在臺八月亦不為不久而所論止二事至其得罪乃亦與元祐元符之正人等大抵無所附麗即為檢士所憚初不在於言之多寡也所謂君錫提刑則宣和元年二月以後宣和元年三月以前蒲公占詳刑梓州時也

跋諸賢帖

錢明逸 錢鏞 錢象瓘 錢約

呂氏父子醇疵固不同而七人賢否亦異所不待論也諸賢所題惟以刁氏事不大顯故特致詳焉然既為先正諸老所予其人要自可見陳履常談業所載刁夜半得

見奏邸之累茲事則斷不信蓋談叢之舛
誤非而所載奏邸祠神事尤謬戾記乃獨
免而乃謫去官也謂杜正獻與丁文簡同
在政府奏邸祠神事作正獻避嫌不與而
而文簡論以深文然正獻以慶曆五年正
月罷相而文簡始以四月自翰長為樞副
正獻之罷猶是文簡當制則二公元未嘗
同在政府也則夜半之語奚足多據云
跋趙忠定公與游忠公仲鴻帖
其父荷游公之知固知公言行甚悉迨奉
使東川而公已下世乃言於上曰游某曾
發宗社至計於簾闈猶豫未決之初時宰
燕居深念之日幸而成事不惟不見知於

時乃遭誣罔以陷於讒其肯絕勿敢言賈
恨以沒乞下本路監司取索當年事蹟及
所上章疏與劉某所作銘誌宣付史館於
下有司別議褒錄今歷年而未報天既厄
於平生尚終厄於死乎詩曰既克有定靡
人弗勝景仁姑俟之

跋朱呂學規

古朱文公呂成公所著學規縣令長眉山
家子鑑屬其書之以勸諸鄉校且曰併為
我識其末白鹿之規五温温乎先民之徽
言也麗澤之規三凜凜乎後學之大戒也
至矣備矣無以了翁之言為也學者誠能
惟是之依五者以事其心三者以範其躬

則猶稻梁之養正藥石之伐邪凡皆足以
康濟吾身不容一闕者夫二規亦異訓而
同指異調而同功矣不然規矩誠陳而不
能以約諸躬也不能以攝諸友也聲利相
先也詞華相誦也躁相競也慢相狃也本
學既措末習滋放則二先生異時所以風
厲與縣令長今日所以發揮者亦徒爲挂
壁之空言耳可不甚懼矣夫可不甚懼矣
夫

跋陳了齋責沈

蒲山令眉山家子鑑俾邑民魏了翁書周
子太極說張子西銘朱文公呂成公學規
勒石于鄉校又從了翁得陳忠肅公責沈

文與揚靖公劉忠肅公張宣公三跋凡皆
真蹟也遂以併勒焉某伏讀是數者慨然
嘆曰富哉言乎太極圖自一理本然之妙
以推明二氣五行之幾西銘發事親事天
之義以極言一統萬殊之實二規則又以
埋之最切近者開警後學學者而果能事
以則內外交養精粗相發求端用力之要
亦取諸此而足矣况又以責沈之文示之
以前賢徒義好學之事其爲寒鄉晚出安
陋復已者之警不既多矣乎詩云民之靡
盥誰夙知而莫成夫人心本虛有我則盈
陳公惟其不自盈也故一有異聞遂慨然
有於思誠務學之不可已以開其變化氣

質成就德業之基然則學者之於是書也亦庸可闕諸了翁少也慕蘭今又以邑令之屬俾叙所以勒石之意輒書其後

跋王君詔詩

王君詔不識一字而為詩皆根諸孝友其言兄弟之乖爭未有不因諸婦言者此尤切近人情有合於易家人詩棠棣之旨雖世之名能文詞者往往有弗過然則義理之同豈自外至哉讀者當有發於斯

跋程正伯家所藏山谷書杜少陵詩

前輩評昌黎示符樊川示宜詩謂不當以利祿施於始教者今杜詩黃字皆同此意

古今人已之學之異自孔子時而既然矣此四君子者抑未免稍徇流俗以為循誘之術乎

跋崔次和勉齋銘

安子文銘成于擢之昕櫛于炆步

自士習日浮大抵務記覽為詞章以譁眾

取寵焉爾否則以小慧纖能掠儒先之言駕傳注之說乘有司之闕而攫取之爾孝弟謹信仁愛之餘乃及學文自離經辯志

而推以至強立不反此古人銖積寸累功夫今則曰是不難知也或曰是不必學也

晶山閣士多矣為是企步積寸之說其亦

審於爲後學慮者乎次和勉諸

夫今跋南軒帖

厥孝以宗社生靈爲己任厥子以聖門事業爲己任然則士之以記覽詞章侈然自足者其待己亦太涼矣

跋張魏公帖

上帖所謂留意聖賢之學愛養精神使清明在身自然讀書有見處以之正身正家而事業從此興矣此數語蓋公所以淑其身者而淑諸人也

有能服行無斃雖等而至於爲聖爲賢豈外是乎

跋史峴之母家氏

墓誌

峴既爲其母乞銘于舅氏

彭州君彭州端

人也其言發於悃幅足以感動人之善心峴持此有以葬矣尚欲余語識諸碑陰余謂愛之斯錄銘之稱美此固孝子著存之不能已者然多求諸文人才士之稱述此漢魏之末造也而所謂孝者曾是之云乎不虧其軀不辱其身是則顯親之大者然不必曰踰禮佚義而後爲虧且辱也甘於中畫安於小成志於爲人凡皆自薄其身以忝所受者也峴好脩而敏於文則必知所以待也之厚矣黨由是克之以庶幾所謂躰受敬身者焉則其爲銘誌不已多乎峴將之陽安謁後溪劉公滄江虞侯其試以是言之亦將以爲然乎

謂籛金不若一經此鄒魯諺語也近聖人之世之居皆未遠也其詞氣已全不類鄒魯間語雖當時魯之大儒如夏侯長公輩亦不過以取青紫教授諸生蓋自漢武設科射策勸趨刊祿後學所志大抵若此况於俚諺自無足責况於它邦以及後世又從可知而經生學士往往摘此語以言子孫惟今棘卿揚侯獨推明六經妙用以紿之於身而曰方信籛金非所樂此大與魯諺本指不同必嘗從事於斯者而後知是是理之直然

跋張魏公帖

公自紹熙十六年因天申節繳進無逸

遂有連山之役至二十年移水二十五年秦捨卒而後公有出殿豫章之命則大夫人尋亦不待養矣此數帖正在連山時嶮嘔險側有人所不堪而即其自處則從容自得藹然有孝敬忠信之意蓋白駒考槃人也嗚呼所謂讀易者誦說訓詁云乎哉

跋江宗博致仕帖

古所謂七十致仕者乃約而言之耳然而豈必七十仕止又速皆惟其時何謂時止其所而不忘慊於中而無餒則時也江君蓋審於是矣願與同志者共講焉

跋廣漢趙燮論語說

自秦漢以後為語孟者何翅十有餘家稽

合同異參訂舛訛亦云粗備極於一程先生以後聖賢之心蓋已暴白庶幾無復餘憾矣廣漢趙若燮一日以語說一篇示余爲之喟然嘆曰聖人之道如彼衢尊之不禁有味之而知其旨樂焉而不厭者矣又有得其洎滴而知好之者有不知而唾棄弗顧者今趙君爲之躊躇四顧蓋亦知其可好者充之而至於樂焉則更以勉之跋社忠可孝嚴曾祖節範處士告封贈非古也而可以植世教厚民德慰孝子慈孫之心則雖先王未之有也而固可義起然而自一世至二世猶可以例取無賢不肖一也乃昔追錫號榮如冲靖史民

者義起之中又有義焉使非其祖孫之賢則下不敢以請上不輕以予今寶田公以縣佐而賜號至處士少常公以廢倚而進崇及曾祖則又加於史氏一等非其祖孫皆有以自致而能然乎猗與盛哉雖然禮所謂如執玉如奉盃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夫其敬身而不敢易也則所以報其先者又將出於號榮之外少常其知此矣

高潼川柳彥養墓碑陰

朱天之學秦漢而後惟魏伯陽闢見此意至華山陳處士圖南始發其秘一再傳而爲邵子建圖著書以示人曰先天學心法

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皆生于心焉
呼衆人以易觀易而滯于易邵子以易觀
心而得乎心滯於易則象數文字然耳得
乎心則天地萬物與我一本也邵子死而
失其傳迨漢上生氏及朱文公祭元定始
由其說吾鄉觀物張公行成亦嘗推本邵
氏說爲通變經世諸書故今鄉父兄往往
有能道之者余雖生晚亦幸得與聞乎此
然師友之功未能泯滄蓄疑蘊惑罕所質
問來守潼川乃得郡人柳振坤其父申錫
先天太極諸書以示余自一歲一月一日
身皆有圖說至於九疇會極中央立極中
星合極復分畫而附益之又作三易圖說

十卷以探義文孔氏之秘而上下經六十
四卦卦爲二圖以釋其義嗚呼是區區者
奚所爲而然哉身既隱矣明既喪矣非以
釣名干澤也自陰陽五行星曆氣候反覆
參驗以求之心凡所以自明耳矣余既不及
與柳君接其說有余所弗及余所偶同又
有余所欲言於君者皆不得而相與可否
焉既以恨恨又嘆夫世之有志於學而不
見知於人槁項黃馘以死者多矣然其書
固不與俱亡也葬有日吾友度周卿爲銘
其墓振坤更欲求余語以識諸碑陰振坤
之所以稱美愛錄者亦既無所不盡矣雖
然洞洞乎屬屬乎如執玉如奉盈如將失

之振坤苟於是而求之以不墜考志焉茲其
為稱美愛錄也不既多乎尚懋敬之
其跋游景仁但所藏裝紹業告
自周之季封爵文書皆以印璽全是則亡
以為信而此告所用印乃以東都尚書兵
部之印為文持進尚書右僕射下有在京
二字當是在東都所給告且然印文自尚
之二字外率於篆法不合東不從木而平
其上下都不從邑而巴上為口書不從者
而其下為日如兵部印三字則乃若傳摹
失真者更無一筆可取唐士大夫於書法
極亡而此獨不合當關之以何知者
跋康節先生答富韓公柬

温公歷年圖起共和之庚申訖顯德己未
上下凡千有八百年以治平元年書成上
送則邵子年五十有四富公年六十有一
矣帖謂公亦以謂失之鄙夫亦以謂失之
是富公先有所可否而康節答之也前輩
講學不倦聞善相告開過相規若此用能
進則有以尊主庇民退有以扶世立教也
其跋賜路京恤刑詔書
持與盛哉此天地生物之仁而堯舜三王
之所以治天下國家我祖宗所以祈天求
命之張李也熙寧始更舊制紹聖又以元
祐所常行而改之小人披其私意壞法亂
紀而併與此廢之子云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後之知治躅者寧無告于吾君而復行之者乎

跋康節與韓康公唱和詩

惟古於文必己出而先生此詩全用韓文公送李愿序意豈人心之所同固不嫌於相襲耶先生雖不為公卿得時行道而發明先後天之奧約之於事心踐於形所以淑時賢而啓來哲為斯世治理之助其為公卿不既多乎

跋秦伯鎮兵部問易康節書

衆人以易觀易而滯於易先生以易觀心而得乎心其方圓圖皇極經世諸書消息陰陽之幾貫融內外之分蓋洙泗而後絕

學也其見於擊壤諸詩造次難沛無非此

理之發焉者是何嘗有隱於人特秦伯鎮

鄭庭章子厚諸公不足以知之耳先生

嘗語鄭曰山川立俗人情物理有益吾學

者必取諸焉秦道滿天下何物不有豈

容人關鍵耶先生字字言言莫非推赤心

以置人腹中夫人之得其傳彷彿存

中謂竟不知術既不足以語此邵子文

允其父於而待人大薄亦知汙者也

跋康節

理明義精則肆筆脫口之餘文從字順不

煩繩削而彼月燬季煉於詞章而不知

進焉者特虫之吟朝菌之媚爾

跋呂文靖公試卷真蹟

文靖公和仁宗以才識稱其卓卓可

記者知天書於方中與夫止王清營繕

正章懿禮却契丹借兵罷宮寺監軍杜

毋后專政之慚謹人主侮搜之拜發郡國

建學宗正睦親之議此非無素者所能辦

雖與范歐異論晚年乃能同心戮力以扶

王室是宜子孫之傳自惠穆正獻而後榮

陽右丞中書駕部代有顯人至成公而以

學問名世與宋靡已猗與盛哉以我太

祖太宗之德也舉特為之梯無耳

跋青神杜才叔扣歸去來詩龍禪宋淵

三馬食曹叔夜有宜去之書一龍禪宋淵

正憲以其從子留獄得罪諭之使歸夫獄

之不修雖執政之從子有不得免焉祖

宗所以祈天永命此其推也後二帖則余

亡友宋正仲之說已得之猶恨有闕遺者

如謂壻為郎謂叔父為叔叔母為媻等語

皆漢魏以後流俗稱道求其義而不得者

雖士大夫亦不免襲訛踵隨當併出之以

識世變云跋吳正肅公育帖

諸賢所題無復遺恨獨念靖康之禍故家

文獻半為煨塵吳氏世居浦城中令諸子

皆位通顯而手澤亦無有存者今其曾孫

所藏四帖皆自外得之亦可嘆矣夫

又帖

此帖所稱希深以詩中有謝家郎之句故皆指為謝希深且希深以正字卒於寶元今為故希深舍人而正肅為西壹在嘉祐間其事偶亦相符然後帖乃彷彿有三文字不知誰塗之而墨痕如新或曰安知非稍三文邪然希深乃賓客之長子不在第二未知果為誰也當考

跋盧氏正歲會拜錄

古者比閭族黨之法修則有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若吉凶賓射之器服民不能自為也則主集者以里希屋粟之物為之以給其用而又屬之讀法屬之飲酒以

維持護養之其詳密若此蓋盈宇宙間無尺地一民之不相聯絡者所以共明命而厚同躰也而况於吾宗族乎裳裳者華其樂濟兮氣相屬潤相滋也棠棣之華鄂不韡韡躰相親意相承也士大夫而知此則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由根心以枝葉必不忍薄其所厚疏其所親者自王制壞敬宗收族之義不明歷漢魏以後雖間有重氏族爭門戶立廟院脩宗會等事斑斑見於史冊而利欲薰熾親疏厚薄之等有不得其本心者多矣先儒所以欲收世族欲復小宗欲立譜法蓋深有感於世道之變者而卒亦不能行因同年友盧申

之以其族正歲會拜錄相示歆慕咨嘆使人
人茅敬之心油油翼翼然不能已敬以所
開書于下方且以白勉云

跋鄭資政剛中遺事

余嘗過利州登鄭公思耕亭未嘗不却事
嘆息也守襄陽者多矣歐公記岷山亭獨
稱羊叔子守廣漢者豈無他人而劉夢得
李文饒諸人獨稱房次律凡名實
譽向背變於死生皆不足以定是非至於
歲月浩漭情偽寂寥而著乎斯人之心獨
隱然與所寓俱存斯其為人不問可知然
則士之所以為可傳者將在此不在彼矣
跋李清臣奏疏

李定黃履諸人固不足多道常夷甫晚節
亦鄙賤可笑其欲追帝孔子何但知聖人
迂也淇水翁雖與元祐諸公異論而此疏
非喜為異者迨今百五十有一年歷觀人
物品第判黑白吾黨亦可以自懲矣

跋沈國錄煥淳熙八年太學私試策

問

古之上二為貧為道而已為貧焉則苟以
祿仕然非飢餓不能出門戶不為也亦有
饑餓而不肯為者矣夫苟為道則立乎人
之本朝大將行其道以猶欲行其言否則
去之雖窮乏者得我且不為也况妻妾宮
室乎以義久矣不明沈公乃能招書生而

李伯謙每誦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訓以
白儼李肩吾為書損益二卦以贈其歸又
以脩裕名所居堂而屬余書之嗚呼觀山
高澤下之象以懲忿窒慾不其脩乎觀風
行雷迅之象以遷善改過不其裕乎脩所
以自克也裕則復於禮矣二者易之要義
伯謙勉之

政頌魯公爭坐帖

魚朝恩擠郭令公折元載搥柘里造侵王
縉一時蕞談熏灼若此魯公秉義以奪其
驕至今幾五百年尚凜凜有生意矜其偉
與但其間稱譽朝恩尚數十言大半於行

間增八豈猶未免於危行言孫邪

米南宮云絳有顏氏守一圖書且顏

字以彥考从文从厂下三畫則當在

又字之傍而移於厂下者也今印文

以卒从炎書字下从者今從旦

政胡復半整詩藁

古之為文皆以德盛仁熟流於既於之餘

故雖肆筆脫口而動中音節非特歌詩為

然也禮辭易象亦莫不然自離騷作而文

辭之士與世之以聲律為文者傳會牽合

始與事不相儷文人才士習焉而不之察

也縉雲胡復亨道携詩編過余請序其篇

端余以未有雅素辭焉亨道求之不已余

觀昔人盖有序他人文集者矣如蕭穎士
之於李翰權德輿之於陸贄劉禹錫之不
柳宗元李漢之於韓愈皆以其行成言立
故爲紀述其事以傳世示後耳今亨道年
三十餘如沃桑天楚未已方將而遽以
編自畫乎姑試一言以謝勤辱他日再見
當申此義以覘進學之候嗚呼亨道其亦
以余言爲然乎

跋朱文公所與任伯起樞密柬

前帖論處已接物之要曰循理而行自然
中節後帖論讀書作文之要曰平心熟看
自見滋味嗚呼旨哉斯言聖賢所謂勿正
勿忘勿助長所謂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

居安資深者皆是義也覽者宜有以精解
而篤踐焉

跋陳了齋辯王荆公日錄

古人之學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初無二本自本諸身至證
諸度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俟
諸後聖亦是一理今日不通政事却深於
經術又曰其人節行過人甚多審如其說
是能格物致知能正心誠意而不能以行
之天下國家本諸身矣而於度民且不合
三王後聖天地鬼神從可知也此理曉然
易知而能感世誣民於十九年間以養成
亂本又能使紹聖以後守其說而莫之改

嗚呼天不欲使斯世平治邪何了齋諸人
聯章累疏而莫一省也後了齋之死一百
三年臨平魏某撫卷人息而書其後

跋趙清敏公墨蹟

此軸大槩惟公廉二字皆士大夫所當為
者自義理不斂貨物成習清敏高風邈不
可及嗚呼亦足以悲夫

跋蘇文定公帖

蘇氏兄弟平生大節在於臨死生利害而
不可奪其厚於報知己勇於疾非類則歷
熙豐祐聖之變如一日而後知世之以文
詞知二蘇者末也此祭文書疏凡八紙距
今一百三十有四年一時風誼尤可想慕

撫卷太息書而歸之番陽張氏

跋米友仁帖

米南宮大字雅逸細書結密皆有可法至
好爲小篆則有不知而作者元暉雖不逮
其父然如王謝家子弟竟自有一種風格
也

跋斜川帖

斜川侍坡翁至僂耳父子相對如霜松雪
竹堅勁不搖而作詩結字乃爾潤麗其裸
順裏方者乎

跋蘇養直後湖二詩

後湖辨召之語殆與昔人絕交書同意其
作爲詩歌殆若不以世務嬰懷此豈以潔

身為高者士之進退去就亦惟度德比義
行吾心之所安臨邛魏某凡五丐祠未獲
命方撲被待去會張學古二子世美世南
將歸番陽出是二紙慨然與感書而授之

題林叔清古易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知仁隨見小大由識
各適所求至近世周程邵張子以後諸儒
輩出易道幾無餘蘊矣三山林君又為周
易古經解依上下部叙以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六爻取分處折而證以古今善惡是
非之事此非積歲累月不能為或曰審爾
則易之書四百五十事而已乎曰不然也
林君之為是也亦不過約為之說以自識
其知仁之見云爾非斷斷然以是為不可
易也程正公易傳晚而後出猶以迫於門
人再三之請且自謂僅得七分然則林君尚
勉之哉

跋陳尚書宗召均贍宗族貞蹟

范文正公嘗謂其子弟曰吳中宗族固有
親疎五祖先衣之則地是子孫吾安得不
恤其飢寒哉又曰祖先積德百餘年而始
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饗富貴而不恤余
族何顏以入家廟每味此語使人孝敬忠
愛之心油然而翼不能自已今獲觀內翰
尚書陳公此紙于公之子貴誼蓋范公之
心異世一轍足以厚倫而勵俗不勝興歎

謹書于下方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來者尚勉之哉

跋環溪吳先生泣夢記

古者文史星曆卜筮之職領於春官皆以大夫士為之三巫之屬凡以神仕者亦皆精爽不貳齊肅中正之民故夢之於禋也豐荒之於雲也軍聲民氣之於風也皆若不相闕而古人精射熟察視為至近至切之事周自文武之世距宣王三百年間甫申之生亦何闕乎文武而記夫此者自天地之神至氣志之神嵩嶽之神文武之德只通作一辭上大夫而能識此理然後可與語環溪夢記

跋范太史記司馬公布衾銘

范正獻公以書局從溫文正于洛凡十有五年於公之起居動息必審視而詳記雖布衾 枕亦以驗公所安於生死窮達之際殆與孔門弟子書紳黨同意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今愚於焉范師友亦云

跋聶侍郎子述所藏徐明叔篆亦壁賦

才知之士滿天下而書學不得其博許叔重稽諸通人作說文解字猶未能無闕誤李少温中興篆籀而所判定尚多臆說信書學之難能也徐昂臣楚金兄弟最有能

稱一時如鄭仲賢郭恕先皆號善書皆自許氏非謂許氏果能盡字書之蘊蓋舍是則放而無據耳舊聞徐明叔善篆今觀其遺墨則說文解字之外自為一家雖其名競字見於印文者亦與篆法不同又有保大騎省之文保大為南唐年號騎省乃熙職秩亦所未喻姑識所疑以伺識者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三
跋
陳正獻公嘗為詩曰老來措法不如初試
向閒齋習草書落筆何曾見飛動雕章早已過吹噓公措書端勁如其人速暮年始學草書而歐蔡蘇黃皆盛許之豈非大本先立則縱橫造次無往不合邪 卷終

論

正獻公以乾道五年秋八月升昭文相其冬對選德殿詔選用入說今載在集中與所被宸翰文雖異而指則同猗其盛哉君以是戒其臣臣以是復其君開誠布公兼衆盡下孜孜若弗及焉凡以救時幾而釐帝命云耳詩曰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入猗其盛哉後五十年靖州逐臣魏某獲拜觀于公之子宿追惟

一時明良之會不勝懷慕謹拜手稽首書于下方

跋陳忠肅公岳山壽寧觀留

詩云閣前千頃碧琅玕喬岳蒼松苦歲寒此是萬年峯上竹何須更待雪中看

了齋陳公以元豐己未擢進士三名後數年為博士校書郎以鯁直不得久居中徽廟初政召為諫官許蔡京謫揚州管庫欽聖持其事改知無為軍明年又自著庭宰楊攝官瑣闥坐許曾布出守海陵崇寧元年蔡京相除名勒停編隸素州尋移廉後柳五年春正月以禁出什碑而京罷相

凡黨人皆得歸故今岳山壽寧留題所謂丙戌四月蓋公東歸道所從出也後元豐一百二十年當慶元己未臨叩魏某始以進士起家又二十有八年當寶慶丙戌某得罪南遷四月七日度相即公留題之日會壽寧道士唐從善以是日掘地得公石刻介郡人張南仲祀求一語記歲月嗚呼人嘗涉於憂患則見似而目動聞名而心惕故於公之忠孝大節所願學也若夫出處歲月之適相似則吾甚懼焉

跋揚文公書遺教經

某自結髮遊聖人之門窮益深測益遠今髮星星矣大懼年數之不足其於他道蓋

未暇及也今伏觀內翰文公手書遺教經
嘆先賢餘力所及猶若此謹拜手書于下
方

跋楊文公真蹟

公博極群書自經史百氏以及於凡將急
就之文押官虞初之說旁行敷落之義靡
不該貫今於公之裔孫紹雲見公手抄唐
人詩及遺教經蓋知公所以用力於文者
蓋若此嗚呼以公之所以為文與曰不然
也同時以文鳴者如王定國丁謂之孫漢
公魯正臣梅昌言錢希白諸人非不相
長雄而天下之士獨宗揚劉至於以文易
名則公擅其美文乎文乎其纂組綴緝之

雲乎正色直道不苟於合能使人主憚十
性氣雖在上前亦曰如此富貴非臣所願
他日昭陵記王文康曰揚某為國竭忠有
君了之大節然則是可以為文矣是以謂
之文也劉中山與公齊名其出處大致亦
近之

跋方宣諭宗卿庭實奏議

國家自熙豐大臣養成禍本宗寧改絃未
竟而紹聖以後所踵前誤以齊私欲卒之
俗頽世敗潰裂四出而猶謂和戎
安辟狄可以忘患至建炎中興亦云極矣
而於是失河南比失京東西維揚而渡江
會稽而移海猶不敢與虜抗其間徒賴宗

志簡李忠定張忠獻諸賢後生維持僅僅
自立而摧擄再用則挾虜以振君父矣微
公與王胡魯李諸賢大聲疾呼以立正論
之懜幾無以爲國三京准此之役繕脩陵
廟還定遺民表善免賢招攜振乏則又不
徒少言訥立國凡皆正人心植邦本之實
政雖不幸而卒其志然其以踈遠當權
敵之孤忠破群慝則有人所甚者焉不
寧維是蔡氏之盛附之者立致革且公蕭
人也於蔡又夙有連自公舉政和進上正
學京之時也而公之立朝乃在紹興以後
然則以其所主之其所以爲公之所志
所學蓋自其進進而固然矣豈無膏不誰

通爲容亦足以發千古之一嘆云

題復州鴻軒

故起居舍人張公文潛以元符二年秋坐
元祐黨人責復州監酒明年春徽宗踐
阼起通判黃州以秋至而春去託諸鳴呼
名軒之壞已久而邦人思之不釋嗚呼
其孰爲思之邪廣安揚伯洪恢來攝州事
目皮陸諸賢以來顏官廢址咸爲興復是
軒亦居一焉而屬于題榜且識歲月顧旱
戾之人何所容喙每愛其集中有坐局結
酒與務中晚作諸詩豈惟僚位而行無一
毫不自得且方疏於所當事者焉詩曰
敬天之怒無敢逸豫此未易與俗人言也

伯洪以為何如

跋張魏公帖

公平生元五謫而居末者三紹興七年自
詞官謫末也二十年自連移末二也二
十六年以母憂還蜀猶不為時論所容自
蜀還末三也矣帖所謂零陵之行以詞翰
及事實致之蓋七年九月以後也方被謫
放逐之餘而感恩思過無纖毫忿懣因踏
之意且為從母賻喪誌葬期有以慰其母
心昔人謂仁義人其言藹如也非公之謂
與後九十二年蜀國同郡人費誼屬魏某
識其後於是書于靖州客舍

跋陳忠肅公帖

余早方慕蘭之志雖於公無能為役而始
初名官亦有適相似者故於公平生言行
頗得其詳而公所為易解日錄辯及簡牘
數十取索尊堯集家書千數百言凡皆得
其真蹟而藏之是帖蓋晚歲自九江移南
康南康後山陽時也宣和三年八月方寇
既平蔡氏方以飛語謂公之婿嘗為寇所
抄取公竟坐遷山陽君子亨否頌蹇無毫
髮加損也祇以成宣靖之亂耳宣和之六
年而公卒又明年而劉諫議卒石祐氣數
既盡北夷內侵然則亂匪降自天乎抑人
實為之也

跋北山巖議

予自嘉泰三年冬造朝道淮而始識鄧伯
允女龍慨然以興復自任明年鄧召還予
意開邊之議已決會明年春正月召試王
掌乃極陳權姦猾胥債師驕平必取禍辱
宜急於為脩綏於外攘凡數千言侂冑見
之大怒徐楨承望風指擊之侂曰得無成
其去就之名乎乃止是時張伯子徐文子
與地官侍郎王公皆先後以不合去大抵
皆徐疏也丁侍郎常任亦能以條具異論
去極於錢伯同之謫上饒自是莫敢有言
者矣錢張徐丁之議則因知之若北山龔
議則叻見乎矣嗚呼何其直而暢辯而不
訐也詩曰匪用為教覆用為虐亦足以發

千古之一嘆云

政司馬子己先後天諸圖
凍水司馬叔原單思義理之學自義文周
孔之易河圖洛書之數陰陽動靜之義日
月遷速之度以及周程張邵朱張子之書
旁觀歷覽為圖為書時賢皆有題識又欲
求一言於予予遷靖未返不得與叔原共
學以識數者之疑于未且先天圖自魏伯
陽參同陳圖南文象卦數始畧見其意至
邵堯夫而後大明千數百年間不知其圖
安所託而圖南始得此圖亦已奇矣而諸儒
無稱焉數往者順謂震離兌乾知來者逆
謂巽坎艮坤皆以左旋言之今叔原以為

為自乾至震自坤至巽必有所據朱文
公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引邵子說辯析
甚精叔原從之而邵子不謂曰圓者河圖
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
象圓五行正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
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圓十為書乎故
朱子錄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
裏為一疑耳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
不為圖則朱子尚有疑於此也近世朱文
公發張文饒指通邵學而皆以九為圖十
為書朱以列子為證張以邵子為主予嘗
以乾鑿度及張子子傳所載大一下行九
宮法考之時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

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靖士蔣得之云當
以先天圖為河圖生成數為洛書亦是一
說叔原謂日月亦左旋此張說朱意也第
日起北陸春西陸夏南陸秋東陸而冬逐
乎北陸則為右手左手謂日速月遲讀書
窮理正欲其自得况叔原所引見處一分
虧之詩即予少作也吾儕所見本不相遠第
以曆家細算分數言之則月行十三度餘
者特約法耳其實則一日至四十二度餘
晦行十四度餘五日八二至二十四至
行十三度餘惟自九日至十九僅行十二
度餘此猶二至之晷刻最遲不為無理而
叔原反疑之獨取望日為證則望日正行

遲之日也况本乎陽者常舒遲本乎陰者
常急促若日遲而月速大者舒而小者促
此亦陰陽自然之分也叔原之圖精且密
矣盍更以是審思之日食書甲乙如辛卯
日與辰相克為異尤不經康成雖有是說
然春秋壬午日食亦日與辰相克也而左
氏謂不為災又何邪叔原謂分星起於漢
唐謂漢則已後謂唐則滋邈豈以左氏內
外傳與周禮為不可信邪是三書亦有可
疑而分次之說相傳已久獨星不依方而
以受封之日為次此傳注之可疑而未
有說以破之耳大抵叔原之說十得六七子
方歛衽之不暇尚有未能釋然者姑摘

二以備審訂他時道燹以如叔原必有
以復於予也紹定四年六月甲子臨中
某書

跋彭忠肅公真蹟後

止堂集之成書也公之子鉉元屬叔原首
令又從公之諸孫齊蕭仲友應祥獲觀公
手蹟二詩大抵與朋友唱酬可以吟詠情
性揚推理道惟貴人生日詩難乎為言蓋
人主生日為樂始於唐士大夫生日之盛
則始於近世故前輩詩集唯少陵示宗武
生日與東坡為同氣之親或亦已偶有所
賦而池集罕有若用之公鄉貴人則無之
直自京檜以來此風日甚始則稱功頌

德甚至將以金玉泉幣嗚呼唐太宗之盛
蓼莪獨何人邪止堂所上張瑞明詩雖未
能免俗然其間如云江湖秋已多宇宙清
無邊氣凝萬類實人亦躰其全端明英邁
人也止堂不以頌而以規然則非志於古
道者其能然乎仲友其寶以廢來者有以
觀世變焉

跋尤氏遂初堂藏書目錄序後

余生晚不及拜遂初先生聞儲書之盛又
恨不能如劉道原所以假館于春明者寶
慶祔元冬得罪南遷過錫山訪前廣德使
君則書厄于火者累月矣為之彷徨不忍
去因惟國朝以來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

厄者孫長孺之唐僖宗為塋書樓二字國
朝之藏書者莫先焉三百年間再燬于火
江元叔合江南吳越之藏凡數萬卷為藏
僕竊去市人裂之以藉物其入于安陸張
氏者傳之未幾一篋之富僅供一炊王文
康李文正廬山劉壯輿南陽尹氏皆以藏
書名凡未久而失之宋宣猷兼有畢文簡
楊文莊二家之書不咸中秘而元符中蕩
為燹埃晷文元累世所藏自中原無事時
己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灾尺素不存斯
理也殆不可曉聖賢不遇託之曷言以垂
世示後所以失天命而植民弊也蓋叔井
蓄博摭精索以收其身以待後之人此何

幸于天而厄之爾極也使子孫不能守如
江張王李諸家是固可恨若孫宋晁民則
子孫知守之矣而火攻其外劫如尤氏子
孫克世厥家豈莫可饒雖然是據是表雖
有饑饉亦有豐年吾知有權茶耳豐凶非
我知也尤氏子孫其尚思所以勿替先志云
題李肩吾為許成大書鄉黨內則
吾友李肩吾彊志精識嘗為字通一編以
正法繩俗書成大見而悅之亟從問字肩
吾授以鄉黨內則二篇夫內則先王所以
降德于民而鄉黨吾聖人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也民有是物必有是則顧昔其讀
而弗之察嗚呼其能朝天子斯則不惟知

言語容貌居處飲食皆立誠定命之要亦
以見書名之學偏旁點畫具有顛末乃知
類入德之本而世亦罕能知之也詩曰朋
友攸讎攝以威儀成大其越敬之哉寶慶
三年三月甲子臨邛魏某書于靖州鶴山
書院

題李肩吾所書鄉黨

吾友李肩吾博見彊志書名之學世亦鮮
及之渠陽山中為余從子令憲書鄉黨篇
余獲與觀焉嗚呼天道至教風雨雷露接
入耳目而人由之不知也聖人至德威儀
容貌洋洋乎簡冊而人習焉不察也嗚呼
小子憲吾所以遺尔者多矣往敬哉其

躄昔踐脩惟無斃

跋鄧氏四世死事

嗚呼自童蒙以及秦韓養癰護疾以底于
貴敗者誰與而封疆之吏首當其禍君子
小人之幸不幸每每若此無鄧氏遺事為
之三嘆

跋處士蔣南式家傳

嘉定之季年重珍不以某不肖屬書毋夫
入顧氏之室因得晉觀處士言行明年改
元某得罪南遷過錫山重珍與出示家傳
歎客伏讀嘆味不忘詩曰維其有章矣是
以有慶矣然則處士之有子也宜哉

跋顧氏墓誌後

明年十二月癸卯某過錫山觀典刑于堂
昨參聞見於國人益信前銘之不誣尚限
筆力衰弱不足以盡發替懿也

跋家李文守富順日任吳曦偽檄事

予平生為人記述多矣觀書大史氏閱人
益廣占據予所身歷者言之薛韓柄國逞
吳臣虜士大夫不曰在則曰去使諺有之
亦為臣之常分兄下必皆然方事足之殷
雖能言者已解及事已變息則敢為者常
多此可盡據邪家侯李文富順文振與趙
薛二守報書則信而有證嗚呼是非之心
其孰無之而奪於利害以謬迷其所固有
其於禍家凶國而不知顧者多矣此非素

諱穆定安能斷斷若此予嘗為侯記積善
堂今江淝問湘問家有是記大畧謂吾世
循理盡分而為之他大何與焉幾若為此
事發者故又識於狀以申侯善善惡惡之
初志云

一 邵康節檢東二大字御經術戲

二字下注云檢謂檢其行止束謂

束其情性
先生嘗為詩曰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飲
酒與吟請若非益友推金石一五十五年成
一非然則茲二大字與束其情性之語未
必晚年安且成之時也後學魏某謹書
跋捷參政紹熙五年內禪詔草

某未冠時侍長老聽紹熙未年內禪詔書
至所謂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行難示
於天下為之色然以嘆知朝廷有人也後
此三十二年乃獲觀藁墨於宣獻樓公之
季子又見當時剛易鈞注雖倉卒之頃動
中理道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
則言動幾微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豈一
毫人力所能予奪其間乎史官魏某謹書

毛氏增韻

三 衢毛氏增韻奏海之六十二年其子居

正義夫應大司成校正經籍之聘始克
棊于胄卒然人情異嚮超簡厭煩故技其
始著尚多刊削世之不遇者非特一增韻

也

跋番陽董氏所藏東坡墨蹟
蘇文忠雅耆陶文公其有感於歸去來詞
蓋元豐五年之夏蔡章被遇而呂正獻不
合之時也長公在黃少公在筠此何時也
而猶可以仕乎否之訟曰大人否亨其避
曰包羞然則以亨易羞果孰為得失乎遺
墨藏于義天之族子謂臨邛魏某與之為
寮因得寓目因識其後

跋黃太史帖

董季與壻干少隨程氏多識前言往行余
與為寮皆得與聞之獨太史與帖未睹今
其子甄自竟陵以石本見寄則時賢題識

已悉尚何云姑識歲月紹二七十一鶴山
魏某

跋張忠獻呂忠穆與李忠肅書

明受之變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援也
守將奚為復辟之後張呂李鄭諸賢以次
受上賞蓋人臣所當為人主所當報各適
其分焉耳而或者猶不免著書以詆平江
之功惟文肅於呂張二公情誼始終無少
猜間嗚呼其深明於事君交友之分者乎
不寧惟是張忠獻以李忠定殺諫臣攻之
至垂隆祐汎舟之役公與呂忠穆亦異論
迨其間還之後死喪之際考於是帖則懷
人憂世固未嘗有纖介之嫌信知周比和

同之別持毛耳而公私誼利懸隔霄供
鳴呼其嚴乎前臣魏某謹書

跋趙昌父送劉濟之子澄事後

靜春劉公之去衡也章泉趙公亦去之或
曰非悻悻與曰禮有之凡食賓君迎賓大
門賓入君兩拜賓辟君揖入賓從三揖三
遜久而後成禮賓出君送之大門則揖者
已返告曰賓不顧矣夫始馬迎之拜之揖
之而後升其君送而已不顧非始煩而
終簡也然則大夫進退之節於此亦可
祭見云

政類省試策卷後

予以貧賤未免有科舉之累然亦耻為

摩剝襲之文始舉於應故吏部郎趙公大
全取之于類省試吏部與故知邕州李公
耳之故策書密院宇文公之王之為乎
逢得失其郭為之邪嘉祐間尚西崑體而
歐文忠公與舉首取古文紹聖以後尚三
氏說而陳忠肅公主別試多取史學主司之
不恂特好固難其人而舉人亦有以足應
之者然則幸逢得失豈必皆工於舉業者
李先生之子義山以子大慚之文相視因
識其未

跋羅文恭公黜諫藁

文恭公奏疏既嘗為之序引後二年蒙恩
歸自靖道荆州公之子愚出視元藁其間

所謂諫者歸過求名人才至身後議論乃
公賊吏之弗戢錄大吏越足二尺外人才
不更事者必不可用此皆千數百年相承
而莫知其非者我視諫猶伊予胡底亦足
以悲夫

政羅文恭公為士藁

予嘗以召正獻公掌司馬文正薦士編
陳密學章彙范正獻手部李邦直舉官記
及近世虞忠肅公朝材節錄輯成一書刻
之潼川漕司惟呂文穆公夾帑小冊韓忠
獻甲乙丙丁集魯宣靖雌黃公議未得全
本今幸從文恭公之子愚獲觀薦士藁前
年懷人憂世之規大抵皆如此凡以謹時

幾而登帝命也俗流世隘以事以無聞矣
三嘆遺墨為之永嘆

政羅文恭公後省繳駁藁

祖宗虛心盡下一政令之出自始進擬亡
有中書三省密院分班同班之別人得以
自靖自獻不嫌於異同迨其既行則給事
中舍人或書或否各行其志不關白長官
或諫官有言臺臣不及矣臺臣有謂不可
諫官或是之蓋臺諫官平居未嘗相往
來也臺諫偶已同是侍從以次至于臣民
或特以為不可此事甚眾不暇枚舉自示
檜用卓惡異喜同士大夫始以是為驚怪
乾淳涵育之久積而至于紹熙然後此志

僅僅有存今觀文恭公後省諫豪明逐臣
之冤斥臺臣之誣乃其一事也謹書臺末
以識世道升降云

跋公安張氏所藏東坡帖

世之知蘇子者必曰言語文章妙天下其
不知之則曰譏訛嫚侮不足於諒乃若蘇
子始終進德之序人或未盡知也方嘉祐
治平間年盛乞強熙寧以後嬰禍觸患靡
所回撓元祐再出益趨平實片言隻詞風
動四方迨紹聖後則消釋貫融沈毅誠慤
又非中身以前比矣士不精考而以一事
槩一人一言蔽一生者好以是思之是數
帖即紹聖後事今藏之永平令張仲軍篋

中紹定四年春臨邛魏某與寓目焉因識
其上

永嘉薛榮祖臨予觀亭記卡而書衣

和叔之語曰觀外不如觀內觀民

不知自觀以求予一言

薛君引袁潔齋語識語觀亭記之末觀之

義滋有所發大抵古人觀象觀法觀物觀

我無一物而不之察所以會衆理而致吾

心觀之為卦實明是義今傳注之說則承

象為觀示之觀六爻為觀瞻之觀竊意未

有四聲反切以前未知不肯為平聲乎於

是聞見視聽尚深末後遠近上下之等皆

有二字以考諸義則二字固可一而參諸

易詩以後東漢以前則凡有諷之語亦與
絲灸沈約以後必限以四聲拘以音切亦
不可同日語併識是于記未以質諸同志
者

跋翁某宣和使虜賜松觀茶幣

本朝立國規摹好生惡殺故長夷狄盜賊
常有招懷之意然其間以戰致和者其豈
易而久宣靖以來反是往往怒我而誨盜
劫民而誣國覽鄧六道事爲之慨然

跋蘇文忠屬黃州教授作貧翁摠密

貴於有物無物非正也後世非放誕相
奇則垂美相加迨其流弊至下駢四麗六

以相諂瀆則不足以謂之言矧曰文乎哉
東坡付他人作賀啓亦尚無甚異而疑者
喋喋不厭何也

題李肩吾爲尹商卿書鄉黨

天之生民有是物必有是則故凡威儀容
貌飲食衣服何莫非天則之流行也聖人德
盛仁然從容從道門弟子精躰實踐詳訖
而備言之則所以學聖人也李肩吾爲人
書鄉黨者數矣得是書者皆使予識其未
今商卿又以蜀余嗚呼商卿尚敬之哉吳
天曰明及爾出王吳天曰旦及爾游衍夫
苟瞬存息養而實有得於斯馬則知古人
之所謂學者蓋如此

故辛簡穆公與秦擄爭和議奏藁
和戍之說未有不怠我而長寇者取秦諸
公以來率襲是設而不為脩攘之慮始於
患失終以亂邦予因憤以文矣紹定四年
蒙恩西歸舟至夔門會韓戎外侵臺榭內
潰辛君俱出示先簡穆奏藁因識其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

二



二

